

曝書亭集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一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序八

送湯潛菴先生巡撫江南序

統百城之吏而表率之畫圻廣則聞見難以悉周然則曷以勸曷以懲曷以化民成俗此其道不外察吏而已大江之南職四民之業者十僅得五而游民居其半焉安歌便舞綸衣甘食山遨而水嬉經過者指爲繁華佳麗之地不知四民敝劫有糠粃不充者逋賦之日增寇宄之竊發有司不自救其過何能善其俗顧察吏者束于令甲舉其合格者不必盡賢賢者又不得舉或賢而當劾者有焉故曩之爲督撫者舉措一不當民心渙而不能驟合若是其難哉使居是職者却賂

田言正集卷之二  
遺謝賓客躬親判牘正己以率其屬斯亦可矣然賢士大夫忠告之不聞小民疾苦之未悉不得以耳目寄之屬吏夫以士民之所陳或有未足盡信者矧屬吏之愛憎乎以此守官可也將以勸懲其下化民成俗則必有道焉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睢州湯先生以講幄侍從受知

天子特簡巡撫江南先生之學最醇而不事異同之辨先生之節最清而不爲蘄絕之行信義之有根而德之有源者已吾知先生爲政遇下以仁則賂遺必不至接賢士大夫以禮而廣其詢謀則賓客不必謝刑平其冤者而歸于簡也害去其甚者而不用亟也夫條教不煩則移俗也易察吏有術則民心舉安吾特言其麤者若先生之學蓋挹之而不窮施之而各有當也于其行規以言先生其何以處我

送周郎中還琴山序

山陰周君官郎署十年七閩之亂奉

天子詔冒鋒鏑行萬里執詞不屈拘別館卒不辱命而還持  
父喪除服補官京師人或訐大臣子壻辭連君君不置辨遂  
挂吏議落職將歸朝之大夫士靡不歎息各賦詩贈行惜其  
平生不苟訾笑而以言獲譴也古昔賢人見逐能文之士或  
代寫其心志所欲言被之聲詩樂府所傳放歌行是也三代  
人才之盛莫過周宣王時內則號文公樊仲山甫張仲尹吉  
甫外則申伯韓侯蹶父召虎方叔皇父程伯休父一賢人去  
國若無所損益而詩人之賦白駒一曰以永今朝再曰以永  
今夕當其未去思繫維其駒食以苗藿而不惜及其既去則  
冀其賁然來思冀其來而不得則曰無金玉爾音其縈思之

切若是其繾綣也君今歸乎琴山之麓江可以釣林可以游  
窟山宅水之樓依竹之堂可以寄傲殆詩之所云逸豫者非  
歟雖然君年纔五十齒髮未衰

天子知君久終且見用必不滯于空谷宜諸朝士交望其來  
匪止效放歌以代寫君之心志而已

送汪檢討使琉球序

古之儒者誦詩執禮非徒學爲仕達邦國之政而已必以使  
于四方不能專對爲慮故皇皇者華四牡所以勞使臣之詩  
于鄉飲酒則歌焉于燕飲則歌焉君以此勗其臣父兄以此  
教其子弟惟不辱君命始謂之士而君將有大問則與卿圖  
事擇其可使者旣謀其人然後命之戒宰夫官具問所宜賚  
夕幣乃行其或聘而誤主君勿親饗食以媿厲之蓋使臣之

重若是然則使絕域者得與可爲將相同科夫豈過哉康熙二十有一年春有 詔命公卿擇廷臣之可使琉球者衆以翰林院檢討江都汪君對

天子曰俞命旣下君詒 闕上言七事其一謂邇者方頒御書于封疆大吏宜并及海外屬國禮部以無故事持不可天子復集公卿議于廷終允君所請秋八月

親灑宸翰縹囊鈿函俾君齎以往蓋嘗稽之宋端拱咸平祥符之際其于西夏高麗交趾咸出御書賜焉是役也

天子命使必咨于廷君請于朝必言所宜齎者可謂合乎古而從其宜矣吾聞琉球自隋始通道至唐無聞載諸宋元史者略焉不詳明之初析而爲三其後山南山北復合于中山爲一其所以分合之故中土之士多不能言之君史官也職

修明史記宜考其本末歸上諸史館是則吾黨私心屬望于  
君者雖然馳驅而咨諏詢度其亦使者所有事歟于其別序  
以送之且作歌以道行邁之光華焉歌曰

君之選予彤庭鶴斯立予鸞斯停迺上言予七事

帝心用嘉予特可其四

宸藻兮秀霄虎臥予龍跳受書予北闕載壇予東郊八騶予  
道左搖三旌兮婀娜白澤袍兮猩茵郵籤便予娛親截江流  
予踰浙誕登臚兮閩越仰瞻兮天星無分野予可經旁睇兮  
三老指一髮予彭湖島島之樹予青青烏了帥予紛來迎小  
大予奉酒跪雙膝兮搓兩手陳寶章兮殿中祝

皇帝兮萬壽神靈予天妃媵蛟蝶予黃衣微颺兮七日景南  
至今送君歸數歸年予甲子春載陽兮來止

帝益眷子信臣被新渥兮今始

送張檢討還郁洲山序

郁洲在東海中相傳山自蒼梧徙此上多炎方草木仙士石室存焉崔琰述初賦所云吾夕濟于郁洲者也翰林院檢討山陽張君以上疏謫官歸將徙宅于洲之上行有日矣惜君之去者咸賦詩為別或謂翰林非言事之官郁洲非可居之地君所為近于好異君之言曰郁洲者吾先子考功恒思卜築于是而未果也吾居焉以成先子之志云爾朱彝尊曰子嘗好游道出淮陰者數矣其初過之植柳盈隄水下于隄三尺再過之則隄與水平又過之則水汎濫隄上聚土以為防久之如堵牆焉背郭之氓面牆而市不知牆外之皆水也城居者不知湖流之高于雉堞也子經過惴惴焉去之惟恐不



速噫淮堰之築千年矣其幸而不潰者天也微君之言固將  
勸君徙宅焉詩有之矣適彼樂土爰得我所夫郁洲非淮海  
之樂土歟抑聞之家之始造也匪特營祭器養器而已其度  
幽宅也無有後艱則可郁洲之山後磊前磊延廣八百里可  
度幽宅者不少也樂哉斯丘考功先生所欲葬焉夫水潦而  
改葬者古也去危而即安者人情也申之以忠告者朋友之  
道也君曰然吾還當聚族而謀諸遂書以爲序

送悔人宰石泉詩序

吾宗悔人負拔俗之才十試有司不遇以貢士謁選得龍南  
之石泉縣由會通河越黃河清淮溯江以上八千里而遙道  
瓜步力不能具舟楫遂訪故人于吳又不值則大困然不以  
介意琴歌酒讌吟咏自得吳中舊交樂其曠達也爭賦詩贈

行而予爲之序思夫士君子得百里之地宰之亦視其才何如耳豈悉限于地哉考唐制別縣爲六曰望曰赤曰繁曰上中下迨乎明驗身言書判亦以上中下分授初仕者今則比而同之文選郎置簽于筒聽人掣之天安門外似出乎至公矣然文人才命恒兩相妨石泉荒遠之地宜爲悔人所掣也雖然今之所謂善地者鄉曲之近物產之美賦額之多戶口之庶置郵之便如是而已究之鄉曲近則應接煩物產美則徵求衆賦額多則簿書積戶口庶則獄訟滋置郵便則折腰屈膝僕僕伺候于道左以有用之歲月徒結上官之權民未受吾惠而書生之意氣盡矣石泉之爲縣事簡而俗淳民吾子也士吾門生也山水吾朋友也布可以衣藥可以服食何妥之所治趙蕤李白杜甫之所游有著書覽古之娛而無凍

餒之患安見集于枯者之不勝夫苑邪今  
天子留心民事一命之吏有薦于 朝輒移試繁劇之地悔  
人廣交游豈無薦其名者予翻爲悔人慮之不若安居石泉  
之爲愉快也

贈顧銘序

寫真之肖者自閩中曾鯨外吾得四人焉錢唐謝彬華亭沈  
韶山陰徐易海鹽張遠往予盡識之今此四人者皆已老矣  
昔唐之丹青首曹將軍霸杜甫贈之詩有曰必逢佳士亦寫  
真其老也干戈漂泊至尋常行路之人皆貌之夫豈得已哉  
鄉人顧子兼師乎謝氏沈氏挾藝以游于京師與予相遇于  
天津爲予寫影惟肖由吾鄉至天津舟車之程滌紆三千里  
自吳楚齊魯以達于燕其間相遇之人何限而顧子獨肯貌

予其不以尋常行路之人視予可知也今海內畫手類師曾氏向之所游四人者學曾氏而有得焉者也方其未得若有所膠于中而不釋及其既得于心若飛鳥之過目其形之去我愈疾而神愈全矣蓋吾之所聞于四人者如此顧子試由吾說而繹焉其何必不如曾鯨氏哉

贈筆工錢叟序

硯得一可以一生墨得一可以一歲故惟筆工爲難吾嘗誦黃魯直之言而是之不惟爾也羽陽銅雀香姜之瓦先吾數千歲陶之墨之壽亦百年爲之者不期同時足爲吾用至于筆其人必與吾書法相習緩急肥瘠先入其意中然後拔穎斬幹縱吾腕之所如而無憾故必熟識其人而後可工之擇豪匪一羊鼠之鬚山雞雀雉豐狐虎僕猩猩蚰蛉狸獺麝鴨馬

鹿之毛各呈其能自宣城諸葛氏以散卓得名蘇子瞻亟稱之而弋陽李展舒城張真嘉陽嚴永錢唐程奕歷陽柳材廣陵吳政吳說以及侍其瑛張通郎奇吳無至徐偃張耕老之徒往往因蘇黃諸君子之言垂名于後洵夫一技之善有深入人心而不可沒焉者已歸安近多筆工錢叟所製羊毛筆最爲得法子識叟且二十年每出游輒橐置叟筆百餘自隨恒恐其盡持以作字蘊藉之妙不知有筆在吾手中而法度生焉至易以西北人及他工所爲則心不相謀豪與手拒爲筆所役不勝獐劣之苦無他拔穎斬幹之失其宜其人又不與吾書法相習故也若叟庶幾可進乎古筆工之列矣昔子瞻還自海外用諸葛氏筆至于驚歎以爲北歸喜事又言往還中吳說以筆工獨耐久予之贈叟以言豈惟歎其一技之

善殆亦猶蘇子之于說也夫

贈汪叟序

湯武周孔古之大聖人也而嵇康非之薄之韓愈之文至矣而劉昫訛之天下以爲賢一鄉之人曰否聽者從而疑之矣同調以爲工異乎已者以爲拙昧者從而信之矣是則毀譽之至無定者末世之文行也因思藝事之微有一定而不可泔者宜莫如弈方其勝敗決乎前某也一品某也二三品較然論定有非毀譽之所能移旣極其誼則其人雖吾所惡但可詬及其人終不得詬其藝之未至孔子曰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故夫弈雖小數亦有可學者焉然藝之至者恒僅專心于是未暇究文章道德之業則士君子雖與游未嘗不厭薄之噫使其言行之際一如學弈者之心而審其得

明書學集卷四十一  
失焉不可因其人而益重其藝乎歛人汪叟善弈者第一品  
觀其貌睥然可親察其言藹然可聽所爲小詩詳雅而中律  
出其寫真畫卷當世之鉅公才士莫不嘉獎若出一口將不  
特以藝重者歟予嘗疾世之僞爲君子而勦說以爲文者思  
力反之于古而毀者之中予雖好予者不能奪也輒悼平生  
知己未若叟所遇之多復自笑不能學進乎弈徒以無定之  
毀譽聽之習俗愛憎之口而已題其卷遂因所感以告之

黃徵君壽序

康熙十九年監修明史崑山徐公立齋舉黎洲黃先生入史  
館編纂先生辭不赴以經義教授鄉里聚書萬卷從游弟子  
數百人歲在己巳八月先生縣弧之辰年八十矣其子百家  
游學京師請予文歸爲先生壽先生長予且二十年予童穉

時即知先生名方忠端公與六君子同時爲魏忠賢所害思陵即阼先生誼闕訟冤手鐵椎椎許顯純又搯崔呈秀之胸拔其鬚歸而焚之告于忠端公墓勇哉先生之復父讎也旣而偕兩弟讀書譚藝合名士衿契轉徙兵戈俶擾之中不忤俗以爲高不妄交以干禍先生之明哲又有不可及者回思曩昔訟冤之日除惡難于拔山迨忠賢雖僂而其黨散處四方泊乎南渡若厝火之復灼蓋至十餘年以來始消歇無復存者而先生猶康彊無恙忠端公特祠春秋臚臘率子姓奉祀目擊其先公之大節具書于國史先生之心足以自慰于介壽日宜浮一大炮者也予之出有愧於先生顧性好聚書傳鈔不輟則與先生有瓷芥之合明年歸矣將訪先生之居而借書焉百家其述予言冀先生之不我拒也



劉高士壽序

於越古多志節之士逮宋之季高尚其事者益多篁墩程氏  
撰宋遺民錄書其什一而已以予所聞唐珏玉潛而外如王  
沂孫聖與王易簡理得練恕可行之皆是也明之初王冕元  
章楊維禎廉夫張憲思廉咸蜚遐離俗志不可奪外若劉渙  
之子績績子師邵羅紘之子周周子頎則世有隱德尤所難  
已甲申而後越中隱君子屢指難數最高者二人余寶應若  
水劉舍人伯繩一耕于山一棲于市不與世接熱官就見之  
者遁入牀帷中披其帷則從後出兩君行誼略同而劉君爲  
念臺先生子先生就義之後閉戶輯其遺書孜孜不倦憶庚  
子冬予偕南昌王猷定訪之戴山下入其門無門焉者升其  
堂階艸不除堂之左列先生順天府尹時頭踏垂蘇半脫糝

穆然尚存主人前揖年未艾顏色枯槁問先生遺書出三禮  
草槁見示明年再訪之不復得見矣當天啓中逆奄用事流  
毒縉紳餘姚白安黃公被逮念臺先生送之行臨別訂婚姻  
之約時兩家各未有孫也既而劉君得子是爲惕菴高士黃  
徵君太沖得女爲高士之配黃孺人高士繼前人之志絕意  
功名肆力于詩古文攷次祖父所撰禮書以世儒偏用小戴  
記廢大戴記不錄此非通論乃附入焉博采諸家之說折衷  
歸于至當輯成正集一十四卷分集四卷而兩世未就之書  
得傳晚又作吾屯子微言內外二編闡明性理經術之旨于  
是高士年七十矣予交徵君子主一言高士有子戢香力學  
有文行因延以誨穉孫恒述過庭時家誠戢香雖貧乎能盡  
潔白之養辛巳涂月歸壽其親由是東南名士咸歌詩介雅

而予爲之序

朱翁六十壽序

愚聞之矣古有養老之禮無獻壽之文當其時若生子書于閭史閭獻諸州州獻諸伯伯命藏諸州府閭胥歲時數其衆寡辨其施舍以年則五六七八九十之異其制以弧則梧桐桑棘棗之異其用以杖則家鄉國朝之異其地以豆則三四五六之異其儀鄉有耆老州有司鮮不知之而養之于學謀于賓介輔以俛相以司正告于先生君子瑟何之工俎授之弟子樂以南陔白華華黍歌以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笙以由庚崇丘由儀不可謂非獻壽之詞矣夫惟接之以仁制之以道敬其父而子悅油然而生孝弟之心盡尊讓之節故無事家燕以夸其鄉曲也後世禮廢名不書于閭史齒不尚于

有司異張宿肉告存賜秩就見之典不行爲人子者欲壽其親將以致洗腆之歡乃謀于鄉之大夫士乞言以祝純嘏不失告于先生君子之義亦猶行古之禮也夫宗人某世居休寧之倫堂遷吳江之盛澤性淳厚有德量好義重然諾輕施予不以辭章自見教其子逢源敦尚古學俾問業于子里多栗果少年禁勿往來葺紫陽書院以祠徽國文公俾肄業祠中四方名士至則設館授餐無倦色家儲祕笈古琴法書名畫以供清鑒而又訓其子曰人生世上寸陰可惜豈可晷刻偷安邪蓋翁雖隱于市而敦崇古道有篤行君子之風其治家具有條理不察察于細務睦婣任恤恒苦不及所謂一國之善士非與朱氏之先源于小邾子其後望在沛亦在吳旣而丹陽錢唐義陽永城太康各以望著自文公崛起新安于

是茶院一支獨盛翁系出茶院後實婺源之宗子也子家自  
盛澤三家村徙居秀水翁之居吾先世之栢棧存焉逢源請  
予爲文壽其親雖不敢附先生君子之列然詩言之豈無他  
人不如我同姓然則知翁者莫予若也以予言進一觴可乎

孫逸人壽序

萬鍾之養三簋之祿兼珍之饌啜粟飲水之歡子之娛其親  
者不同要以潔白爲尚笙雅所以奏白華之詩也民有四終  
身不去父母之側者惟農則然通物而爲商牽車牛而服賈  
晨昏定省先後扶持之節子職不能無違至于士生而弧矢  
以射四方十齡即就外傅旣長負笈從師簪笈戴笠以求友  
惟夫所游有方所習有業本乎詩禮之訓克兼乎古今小大  
之學堅磨之而不磷膩汙之而不染束修之入可以代耕廣

譽之聞勝于儋爵游也足以揚親之名居也足以樂親之志則洗腆用酒稱觥上壽此貴不如賤富不如貧向平憬然而悟吾因之益信也已菊人孫翁居吳之干將里以孝友稱教其子上舍起範博通九經六書結僑札之契徧南北館穀所入悉以奉親所云潔白之養非與今年十月屆攬揆之辰上舍方歸自濠上其戚懿咸奉觴于翁夫十月穫稻正春酒介眉壽之期而翁身其康彊顏貌如三四十頌所云令德壽愷者也人或惜上舍之才壯而未遇莫顯其親是非克知上舍之心者方幸其身為父母之身或游或處爵祿之不縻要會之不及朋友兄弟之具邇有歌有詩有酬有酢吾知海內封君必有聞而致羨于翁者書以為序

顧叟壽序

古之躋堂介壽不於誕日於元辰故王公上壽之歌曰百福  
四象初萬壽三元始又曰四氣新元旦萬壽初今朝凡臣之  
祝其君賓朋之燕交友多以歲之始行之崧高之美申甫止  
及其地生民之稱后稷不書其時閔宮之頌魯亦然獨三閭  
大夫有曰攝提貞于孟陬惟庚寅吾以降舉攬揆初度以示  
人世之讀騷者莫不識其閭史之辰焉中吳顧叟幼茹古長  
而摩挲古人書畫別其僞真晚益臻于神妙由是海內卿大  
夫士交重之延之上賓席舟車絡繹于道比于周公謹陸友  
仁叟之甥陸生從予游每過渾上園居輒與叟遇閒登其堂  
書一牀畫一幅藝花數本肅客而坐酒旨且多膳精而腆其  
容藹藹其言諄諄不及人過失有問必以直對長者也陸生  
語予叟年七十里人將賦詩介壽請予序之問其初度則元

日也因思昔賢之嗜奇古者莫如屈子其言曰幼余好此奇服年既老而不衰觀其帶長鈇冠切雲被明月珮寶璐食玉英要勿徇世俗所好至其自信則曰善不由外來名不可以虛作澹無爲而自得與泰初而爲鄰則其養生也固有道矣叟善善而不攻人之惡方諸屈子攸殊然善不外來名不虛作則叟之行已有焉若夫玉色晚顏精醇粹而始壯則後先一揆也桐弧旣懸盤有生菜酒有屠酥自孫而子自甥而舅介雅徵歌叟其可以陶然一醉也夫

胡母楊太君八十壽序

胡母楊太君年十七而嫁嫁踰十年而寡育三歲孤視其婚訓之義方以母道兼父道持門戶者且六十年年八十矣鄉黨賦詩書諸屏請予作序予邑人也邑有賢母爲之祝嘏而



不善乎古者閭必有史斯一鄉之善人知所勸而女子之德亦必有女史紀之詩言彤管有煒是已周南一十一篇言女德者十名南一十四篇言女德者九申人之女蔡人之妻周南大夫之室息君之夫人黎莊夫人衛莊姜之傅母其詩得媿羣雅至于小雅之材七十四大雅之材三十一美壺行者不少惟易亦然恒之六五也觀之六二也家人之彖也皆以言乎其貞也蓋正家之道必自內始明乎內者家自齊家也者天下之則也天下之定繫于一家之正一家之正必自女始此謂家人利女貞也且夫天之報施爲善者不必皆福爲不善者不必皆禍往往有出于儒生論議之表者獨貞節之婦定有賢子孫之報斯理也稽諸史冊蓋千古不爽焉今太君有子遂潔白之養設帨之辰子拜于前孫拜于後濟濟邦

族稱兕于堂太君亦榮矣哉回憶新寡之日懷抱綳子小兒  
蒿著以爲簪藜莧以爲食篝燈竈觚之上恒夜作理軫車唯  
自喻其苦而不以告人者願太君子若孫之無忘之也歲之  
九月籬菊方舒有肴有藪有黍有稌十酒十榼兩壺兩輸壽  
觴舉綵衣趨太君顏色長敷愉吾操赤管于是書

叔母賀太君八十壽序

歲強圉赤奮若暢月甲午叔母賀太君設悅于闈于是年八  
十矣吾宗人獻壽者百餘有觥有壺有爵有觚或牖或牖或牖  
于庭除第十五弟彛政初

命授內閣中書舍人垂魚繡幘偕其婦拜于前孫曾孫外孫  
離孫歸孫拜于後閭鄙戚懿莫不爲太君榮從子彛尊進曰  
女有四行吾叔母克全之女有七誡十二訓吾叔母克副之

叔母生長富貴幼隨父孝延公徧歷濟南建南左江嶺北諸  
官舍不以父鍾愛而女職有闕及嫁侍君舅君姑于京邸從  
祖母趙淑人以命婦屢朝后宮母賜食懷歸必先及叔母  
不以姑鍾愛而婦道有闕也既年二十四而寡旋遭亂從祖  
尚書公舊第燬于火避兵深村亂定乃依兄公山樓以居樓  
東廊廡數楹內治嚴肅乳媪竈婢之聲弗達于外三徙而就  
舊第之基築小屋以栖荻簾紙閣未嘗出視門戶吳越之俗  
佞佛比丘尼特多恒出入閨闈尤好與孀者交結叔母獨峻  
拒之曰此輩一與往還內言必出于梱矣以是庭無尼氏之  
跡居恒被服雖華盛日不好珠翠之飾其後產日落練衣布  
裳盥浣必潔饍饜或不能繼處之怡然蓋自十五弟八齡教  
之讀書通賓客食餼廩歌鹿鳴數十年如一日迨十五弟歷

試禮部未第思奉檄以娛老親叔母輒以書誡曰慎毋以貨  
進其甘貧守約有士君子所難幾者吾家太傅文恪公以宰  
輔歸里遺丙舍之田七十畝尚書公僅五倍之每自歎曰吾  
甚慙于叔父斯浙西言清德者必數朱氏彝尊通籍將二十  
稔恒產祇及太傅之半而十五弟雖登仕版亦無負郭之田  
叔母甘貧如飴有自得之色由其持久之道恒存乎敬順舉  
凡紛華榮麗靡足以攫其心宜其視菽水過于肥甘也夫人  
生難得者壽而叔母八十如五六十時康彊善飯諸孫裙屐  
繞膝前居雖陋尚書之井巷猶守而勿失且有學使者題扁  
以旌焉朋酒旣稱叔母其可以覲然而進一觴矣是爲序

蔣母沈太君七十壽序

吾讀易而悟家人之義矣易之傳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

謂也嚴也者正家之要然爲人父而過于嚴教不行繼以怒則母不得不濟之以慈母一于慈將曲庇子之過使其父罔聞知父有省察且力爲子諱至于夫妻反目而子反對其父矣故父道寧慈而母道不可不嚴惟其嚴而後能正位乎內家人之所以利女貞也每見寡婦之子長多克家由其母克兼義方之訓嚴與慈交相濟焉魏塘沈太君者蔣處士正言繼室正言風流儒雅樂于取友所居蓮谿在縣治之北後移家郡南門之外水周其堂敦槃縞紵之交往還者數太君孝養其姑爲酒食讌賓客下逮僉從得饜飫先是舅瞻雲公崇禎初以蘇松兵備副使家居有子六人女一十四人及太君來主中饋兄公女妹外內無間言旣而以寡婦持門戶孱弱之軀呶咀藥物綜理庶務力課二子誦詩讀書飯以糲糲之餐

衣以寬博之褐目不覩嬉戲之具耳不聞鯨哇之音長而業成稱士林領袖太君之於妻道母道靡不當矣今年夏屆太君設帨之辰於是太君年七十比少壯時精神日益強健鄰里鄉黨姻亞之戚咸思獻壽墜堂而徵序於余余族父東溪先生太君女公夫也側聞太君之苦節久矣回思正言存日其治家不尚嚴厲寧遠兄弟樂父之慈而太君克以嚴教其子有嗃嗃之吉而無譖譖之吝閑有家而家正效非小矣詩曰彤管有煒若太君者洵足昭我管彤者與敬獻一觴以爲壽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一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二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跋一

李氏周易集解跋

唐著作郎資州李鼎祚集子夏以來易說三十二家又引張氏倫朱氏仰之蔡氏景君三家注及乾鑿度合三十六家題曰周易集解自序稱一十卷斯爲完書晁氏志惜其失七卷蓋誤信新唐書藝文志目錄也或以其書宗康成排輔嗣然繹其序有云王氏略例得失相參仍附經末是未嘗全排輔嗣論者未之察爾由唐以前易義多軼不傳藉此猶存百一宜西亭宗正獲之亟以開雕近則流播者多海鹽胡氏嘗孰毛氏皆有刊本矣唐史論經學易有蔡廣成詩有施士丐禮



有袁彛仲子陵韋彤韋蒞春秋有啖助趙匡陸淳論語有強  
蒙獨未及鼎祚唯宋史禮志追贈贊皇子而元四明袁桷集  
謂資州有鼎祚讀書臺今未審故迹尚存焉否也

書周易本義後

朱子易本義析爲十二卷以存漢志篇目之舊較之程子易  
傳依王輔嗣本原不相同惟因臨海董氏楷輯周易傳義附  
錄一書乃強合之移易本義次序以就程傳明初兼用以取  
士故不復分其後習舉子業者專主本義漸置程傳不講于  
是鄉貢進士吳人成矩叔度署奉化儒學教諭削去程傳乃  
不從本義原本更正其義則朱子之辭其文則仍依程傳次  
序此何說哉沿至于今科舉試題文象並發其亦悖乎朱子  
之言矣予初求原書不得今覩此本附東萊呂氏音訓未有

朱子後序是爲完書宜亟開雕頒諸學官第恐下士見之翻大笑爾

書林氏周易經傳集解後

福清林黃中金華唐與政兩人皆博通經學而一糾朱子一爲朱子所糾舉動不慎遂自絕于君子蘇平仲爲與政鄉曲後學雖盛稱其經術然與政之遺書無一存者黃中周易經傳集解三十六卷淳熙十二年四月經進付祕書省有勅褒美謂其備繹始終兼該表裏會粹編圖之富包羅象數之全觀其書卷帙繁重傳抄者難崑山徐尚書原一爲其弟子納蘭容若彙刻經解黃中是書業開雕矣客或語尚書曰黃中獲罪朱子若刊其書是亦朱子之罪人矣乃斧以斯之當日朱子既有違言門人多言黃中文字可毀然黃中逝後勉齋

明書事集卷四十二  
黃氏爲文祭之其略曰嗟哉吾公受天勁氣爲時直臣玩義經之爻象究筆削于獲麟至其立朝正色苟拂吾意雖當世大儒或見排斥著書立言苟異吾趣雖前賢篤論亦不樂于因循觀公之過而公之近仁者抑可見矣論者固不可以一眚而掩其大醇也勉齋爲文公高弟而推許黃中若是殆記所云憎而知其美者與

龍氏易集傳跋

周易集傳十八卷元湖廣儒學提舉龍仁夫撰仁夫字觀復廬陵人學者稱麟洲先生經文主朱子本義每卦爻下各分變象辭占謂雜卦爲古筮辭春秋傳所引屯固比入坤安震殺皆以一字斷卦義此類是也孔子錄之以羽翼經初非扞作今書止存八卷爾通志堂集經解以闕書未開雕寫以藏

諸笥

王氏大易緝說跋

大易緝說十卷元武昌路南陽書院山長邛州王申子巽卿  
撰康熙庚申借無錫秦氏本錄而藏之書其末曰易十二篇  
為費氏所紊經傳之移易圖書之異同紛綸乖合王氏之說  
雪樓程氏草廬吳氏或賞其平正穩當或以為確然粲然成  
一家之言者也易于秦火後獨完似無可議而歐陽永叔王  
景山疑及繫辭張芸叟疑爻辭竊以為非是若夫李邦直朱  
新仲疑序卦傳巽卿亦然斯先得吾心者矣

跋魯齋王氏書疑

魯齋王氏書疑九卷宋史藝文志著于錄按漢儒于經文遇  
有錯簡斤斤守其師傳不敢更易次第至宋二程子始更定

大學篇而朱子遂分爲經傳又取孝經考定繼是有更定雜卦傳者有更定武成洪範者餘亦不數見也魯齋王氏于詩書皆疑之多有更易書則於舜典舜讓于德弗嗣下補入論語堯帝作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二十四字于敬敷五教在寬下補入孟子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二十二字餘若臯陶謨益稷武成洪範多方多士立政皆更易經文先後而次第之觀者歎其用心之巧然亦知者之過也

### 尚書纂言跋

草廬先生今文尚書纂言四卷嘉靖中長興顧少保應祥官雲南布政使鏤板以傳萬里遺書海鹽鄭端簡公以草廬序文商榷端簡爲疏其是非識之簡端其來書猶置卷中未及

報也公以尚書義名家然夙疑古文非孔壁書與草廬意合特伏生所授二十八篇核其實二十九篇此則公本諸司馬班氏之說爾草廬心非古文所云晉世晚出之書別見于後考四卷而外不聞別有所撰殆出于權辭其後梅鶯鄭瑗郝敬羅敦仁諸家紛綸辨駁學者終莫之信是則草廬之識高矣

書傳會選跋

書傳會選六卷明孝陵命儒臣考正九峰蔡氏集傳成書稽今所存實錄記載不詳按其本末自洪武十年春帝與翰林應奉傅藻典籍黃隣考功監丞郭傳論及天體左旋日月五星右旋隣傳咸主蔡氏之說帝乃作七曜天體循環論喻之二十四年冬禮部右侍郎張智奉命同學士劉三吾等會議

改定蔡傳二十七年夏四月詔徵致仕編修張美和國子監博士錢宰等二十七人既至開局翰林院命三吾總其事朝士偕入書局者國子祭酒胡季安左右贊善門克新王俊華修撰許觀張信編修馬京盧原質齊麟張顯宗景清戴德彝國子助教高耀王英定公靜次年春正月書成以予所傳聞若是實錄書法凡著書開局必具書纂修官姓名以垂後世而明祖實錄其初修自建文即位之初領其事者太常少卿高遜志僉都御史程本立等假是編在則開國之政治必粲然可觀迨永樂中再修三修要不外楊士奇一手所改削避禍益巧逢君愈工而是非之心無復存焉矣迹其于考正書傳諸儒僅先期書徵召姓名若朝士入選者槩從削去原其故則許盧景戴四公先後咸死于難去之惟恐不盡遂并入

局之朝士悉削之也嗚呼爲之君者革除建文四年之事置天下于無何有之鄉而其臣乃并洪武三十一年之治迹變易其白黑撓亂其濁清實錄旣沒其實由是志詹事府太學者題名多所闕遺文獻不足伊誰之咎與若夫胡廣等修五經四書大全專攘宋元人成書以欺其主顧高皇帝攷正之書傳反不采擇以頒諸學官廣等不足責然洪武君臣之心固讀書論世者所深取也

讀武成篇書後

名誥顧命皆今文也其書日之法同名誥三月丙午肫越三日戊申越三日庚戌越五日甲寅若翼日乙卯越三日丁巳越翼日戊午越七日甲子顧命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其云越三日者中止間一日越五日者止間三日越七日者



止間五日若武成則不然丁未祀于周廟之下乃云越三日  
庚戌律以召誥顧命書法則當云越四日矣史臣繫日一代  
不應互異若此吾不能不疑于武成也

讀蔡仲之命篇書後

成王之命蔡仲王若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見于春秋  
左氏傳而梅賾書增益其文云率乃祖文王之遺訓異哉斯  
言也盤庚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又曰我先后綏乃祖乃  
父此誥臣民之辭則然若武王命康叔則曰惟乃丕顯考文  
王又曰乃穆考文王周公告成王則曰承保乃文祖受命民  
越乃光烈考武王若是其莊重也而成王命仲曰率乃祖文  
王乃祖者伊誰之祖與吾不能不疑于蔡仲之命也

跋王氏詩疑

詩疑二卷一作詩辨說亦魯齋王氏書按詩有南有風有雅有頌用之鄉人邦國秩然一定而不可紊故一豳也有豳詩有豳雅有豳頌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論語雅頌各得其所南之不可移于風猶風之不可雜于雅頌也自朱子專主去序言詩而鄭衛之風皆指為淫奔之作數傳而魯齋王氏遂刪去其三十二篇且于二南刪去野有死麕一篇而退何彼穠矣甘棠于王風夫以孔子之所不敢刪者魯齋毅然削之孔子之所不敢變易者魯齋毅然移之噫亦甚矣世之儒者以其淵源出于朱子而不敢議則亦無是非之心者也

跋毛詩李氏句解

毛詩句解二十卷宜春李公凱仲容撰宋自淳熙而後說詩者率遵朱子之傳去序言經仲容獨取呂氏之書彙括以淑

後進其亦異乎勦說雷同者矣是編購之吳興書賈舟中原  
序失去稽諸袁州府志竟沒而不書無從考其官閥門世惜  
也

豐氏魯詩世學跋

豐氏坊魯詩世學三十六卷列偽子貢詩傳于前而更小雅  
爲小正大雅爲大正盡反子夏之序謂之世學者以正音歸  
之遠祖稷以續音歸之慶以補音歸之耘以正說歸之其父  
熙而已爲之考補其實皆坊一手所製也坊恃其能書以篆  
隸體僞爲正始石經一時鉅公若泰和郭子章京山李維楨  
輩皆信之而又爲此書以欺世不知魯詩亡于西晉自晉以  
後孰得見之其僅存可證者洪丞相适隸釋所載蔡邕殘碑  
數版如河水清且漣漪作兮不稼不穡作嗇坎坎伐輪子作

欲飲三歲貫女作宦女山有樞作蔭此外素衣朱薄作綃見儀禮注傷如之何作陽見爾雅注豔妻扇方處作閤妻中葺之言作中窸見漢書注而豐氏本則仍同毛傳之文是未覩魯詩之文也楚元王受詩于浮丘伯劉向元王之後故新序說苑列女傳說詩皆依魯故其義與毛傳不同而豐氏本無與諸書合是未詳魯詩之義也至于定之方中爲楚宮移入魯頌又移逸詩唐棣之華四句于東門之墀二章之前而更篇名爲唐棣又增益漸漸之石之辭曰馬鳴蕭蕭陟彼崖矣月麗于箕風揚沙矣武人東征不遑家矣肆逞其臆見狎侮聖人之言且慮已之作僞未能取信于人則又假託黃文裕佐作序中間欲申魯說而改易毛鄭者皆託諸文裕之言排斥先儒不遺餘力其如文裕自有詩傳通解行世其自序略

云漢興魯齊韓三家列于學官史稱魯最爲近之其後三家廢而毛詩獨行世或泥于魯最爲近一語必欲宗之然魯詩今可攷者有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以爲刺康王而作固已異于孔子之言矣又曰騶虞掌鳥獸官古有梁騶天子之田也文王事殷豈可以天子言哉其爲周南召南首尾已謬至此以是觀之則文裕言詩不主于魯明矣又四明楊文懿著詩私抄改編詩之定次文裕罪其師心僭妄是豈肯盡棄其學而甘心助豐氏之邪說乎至于黨豐氏者不知石經爲坊僞撰乃誣文裕得之中祕今文淵閣之書目錄具在使果有魏時石經目中豈不登載洵無稽之言稍有知識者當不爲所惑也

讀豳詩書後

吾讀幽詩于東山之四章見作者之深思焉詩以美周公何難鋪揚其出師之盛奏凱之容顧悽悽及于室家兒女子之思若是乎言之近于褻者何與蓋師不以律往往恣其淫掠而在行間者室家之思反緩室家之思既緩則其婦子自分其身爲夫之所棄置不復切于懷思即歸矣而男女之相悅其情終未必摯若東山之歸士當其勿士行枚可謂暇矣而獨宿甘在車下迨三年之久初無子女動其心比及還而男女始有及時之樂則師行之秋毫無犯可信已然則大夫之作是詩其思深其情婉而至洵善于美周公者也

吳氏周禮經傳跋

草廬吳氏諸經皆有纂言惟詩及周禮未就周禮則其孫當伯尚補之今世所傳三禮考注非公書蓋晏壁所爲也康熙

丁丑五月西吳書賈以抄本周禮經傳十卷求售紙墨甚舊  
題曰吳澄著中間多有改削又有黏簽其議論序次均不同  
于考注疑是其孫伯尚之書然無先公字樣但有聞之師曰  
之文不審爲誰所撰也

錢氏冬官補亡跋

冬官補亡三卷錢氏軾所撰按說周禮者言冬官不亡散見  
五官中故自臨川俞氏而後多以意取五官之屬強補冬官  
獨錢氏据尚書大小戴記春秋內外傳補亡凡二十有一曰  
司空曰后稷曰農正曰農師曰司商曰甸人曰火師曰水師  
曰舌人曰工人曰舟虞曰匠師則本諸國語曰寄曰象曰狄  
鞮曰譯則本諸王制曰野虞曰工師曰舟牧則本諸月令曰  
工正曰圻人則本諸左氏傳不襲前人之言可謂溫故知新

者矣軼初名士馨字穉拙平湖人

跋陸氏儀禮釋文

陸氏釋文序錄載注解傳述人于儀禮有鄭康成注此外馬融王肅孔倫陳銓裴松之雷次宗蔡超田儁之劉道拔周續之凡十家云自馬融以下並注喪服考隋經籍志十家之中惟載王肅儀禮注十七卷其餘未嘗有全書注也舊唐書經籍志于馬融喪服紀下云又一卷鄭玄注又一卷袁準注又一卷陳銓注又二卷蔡超宗注又二卷田僧紹注亦未載諸家有全書注至新唐書藝文志始載袁準注儀禮一卷孔倫注一卷陳銓注蔡超宗注二卷田僧紹注二卷並不著其注喪服則誤以喪服注爲儀禮全書注也下至鄭氏通志略既于儀禮全書注載袁準孔倫陳銓蔡超宗田僧紹姓名而又



于喪服傳注五家複出由是西亭王孫授經圖焦氏經籍志  
皆沿其誤當以陸氏序錄爲正也

儀禮逸經跋

臨川草廬吳氏所輯儀禮逸經八篇投壺也奔喪也公冠也  
諸侯遷廟也諸侯釁廟也中雷也禘于太廟也王居明堂也  
傳十篇冠義昏義士相見義鄉飲酒義鄉射義燕義大射義  
聘義公食大夫義朝士義元時太學雖有刊本而流傳者少  
楊東里搜訪十餘年無所得後乃得之傳聞沅州劉有年洪  
武中爲監察御史忤旨去官建文初起知太平府事曾上儀  
禮逸經十八篇或云是永樂間事成都楊用修上元焦弱侯  
惜當日廟堂諸公未加表章旋就湮沒吾意有年所進即草  
廬本爾故八經十傳適合其數彼時東里諸公知爲草廬書

無足表章者竊笑經生之少見多怪也

讀聘禮書後

記曰久無事則聘焉蓋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爲之賓介者亦得私面私覲于君卿大夫其于幣宰書之宰夫具之史展之于玉賈人啓之宰執之使者受之張旌于竟迎者士郊勞者大夫賈人拭圭有司展幣覲用束錦賄用束紡無不以告諸人者近世諱賂之名相問者惟恐人知有聞則法吏必按以法豈今之禁令固有善于古者與夫無事而不相問此有事之所以載寶而求也嗚呼聘禮之廢苞苴所由行乎

跋大戴禮記

大戴禮記本無甚躋駁自小戴之書單行而大戴記遂束之高閣世儒明知月令爲呂不韋作乃甘棄夏小正篇不用殊

不可解學齋史氏繩祖其論說亦不取大戴然由其說推之則大戴記在宋日曾列之于經故有十四經之目此亦學者所當知也

石經月令跋

諸經垂世禮記間雜秦漢之文然一入小戴記中羣儒恪守其說雖以天子之尊大會講殿議有異同文無更易月令自漢以來篇居第五本在王制之後唐明皇乃命李林甫等刊定冠諸四十九篇之首既亂其篇次又增益其文每月節分中氣當不韋作呂覽時懸之國門人莫敢增損一字豈意數百年後有弄麀杖杜不識字之李哥奴逢君之惡肆行改竄可謂無忌憚之尤者也至十月中氣分小雪後天氣上騰地氣下降爲一候以閉塞而成冬爲一候更屬可笑沿及宋元

說經者逞其私智移易尚書離析大學筆削孝經變置周官出入風雅皆唐之君臣爲之作俑已

呂氏春秋集解跋

春秋集解三十卷趙希弁讀書附志第云東萊先生所著長沙陳邕和父爲之序而不書其名蓋呂氏自右丞好問徙金華成公述家傳稱爲東萊公而居仁爲右丞子學山谷爲詩作西江宗派圖學者亦稱爲東萊先生然則呂氏三世皆以東萊爲目成公特最著者耳陳氏書錄解題撮居仁集解大旨謂自三傳而下集諸儒之說不過陸氏兩孫氏兩劉氏蘇氏程氏許氏胡氏數家合之今書良然而宋史藝文志于春秋集解三十卷直書成公姓名世遂因之考成公年譜凡有著述必書獨春秋集解不書疑世所傳三十卷即居仁所撰

惟因陳和父之序無存此學者之疑未能釋爾同里徐亭從  
子學春秋書以示之

嚴氏春秋傳注跋

春秋傳注三十六卷烏程縣學生嚴啓隆爾泰撰爾泰名注  
復社甲申後遁跡自稱巔軫子始爲是書示生徒以胡氏爲  
非不敢盡糾其繆錢尚書受之勸其改作乃復點竄舊藁成  
之繹其辭庶幾針膏肓而起廢疾矣康熙戊子二月竹垞老  
人書時年八十

六經奧論跋

世傳六經奧論六卷成化中盱江危邦輔藏本黎溫序而行  
之云是鄭漁仲所著荆川唐氏輯裨編從之今觀其書議論  
與通志略不合漁仲嘗上書曰十年爲經旨之學以其所得

者作書考作書辨譌作詩傳作詩辨妄作春秋考作諸經序  
作刊謬正俗跋五六年爲天文地理蟲魚草木之學所得者  
作春秋列國圖作爾雅注作詩名物志而輿論曾未之及則  
非漁仲所著審矣

石藥爾雅跋

唐元和中西蜀人梅彪撰石藥爾雅醫方以藥石並稱爾雅  
止釋草木石不及焉宜彪取其隱名而顯著之也自序言衆  
石異名象爾雅辭句凡六篇勒爲一卷而白雲齋道藏目錄  
作二卷疑後人附益之唐代遺書傳世者罕矣乃抄而入諸  
經部

神符

神二書以符人出蓋之類外蓋書神母卷平人夫在妙而人指  
 以異及京爾師辨於凡亦最健第一卷而以雲霧而龍日  
 山對草木在不久其宜疎來其類也而神符之類自其言  
 神天時中西國人神效神以藥爾無靈方以藥已靈藥爾神

心藥爾靈效

心藥爾靈效

神符林氏因國符爾神志其神志也其神志也其神志也其神志也  
 其神志也其神志也其神志也其神志也其神志也其神志也  
 其神志也其神志也其神志也其神志也其神志也其神志也  
 其神志也其神志也其神志也其神志也其神志也其神志也  
 其神志也其神志也其神志也其神志也其神志也其神志也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三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跋二

大唐開元禮跋

開元禮序例三卷吉禮七十五卷賓禮二卷軍禮十卷嘉禮四十卷凶禮二十卷合一百五十卷草創討論諸臣則徐堅李銳賈登張垣施敬本陸善經洪孝昌也于時王舍人岳請刪禮記舊文益以今事集賢學士張說上言禮記不刊之書不可改易宜取貞觀顯慶禮書折衷異同以爲唐禮久而論定者蕭學士嵩王舍人仲丘也迹其降凶禮于五禮之末蓋貞觀已然至顯慶成書出于許敬宗李義甫之手削去國恤一篇開元儒臣終不能釐正以復舊典可惜已攷是書旣頒



尋以設科取士習者先授太常官以備講討遂爲士子出身捷徑究之登榜者無多何歟韓退之嘗苦儀禮難讀而熟開元禮文更難也周益公序曰朝廷有大疑稽是書而可定國家有盛舉即是書而可行然則是書而存雖百世率由焉奚不可之有

政和五禮新儀跋

宋之初仍沿唐制用開元禮取士禮器則準聶崇義圖繪于論堂之上既而開寶有通禮景祐有太常新禮嘉祐有太常因革禮先後不無損益議者或謂其書繁簡失中不合古制蘇明允之言曰今特編集故事使後世無忘焉爾非曰制爲典禮遂使遵而行之也至崇寧二年有詔令講議司官詳求歷代禮樂沿革修典訓以貽永世大觀初元乃設議禮局以

知樞密院事鄭居中刑部尚書白時中慕容彥逢學士強淵  
明等一十四人王之疑義許具劄子上請祐陵壘賜御筆指  
揮親定冠禮十卷蓋閱七載而成書于是鑄九鼎于汴京勒  
豐碑于河朔將謂禮樂與天地同流曾幾何時而金源百萬  
之師盟于城下徙之冰天雪窖中自古亡國之君所遭慘黷  
未有甚于帝者觀于是書稽古之勤自非庸主所能斷決然  
則帝之亡天實亡之後之君子當念舊章之不可忘無拘成  
敗之迹以論世從而詬之庶乎其可已

書大明集禮卷後

明太祖草昧之際徵羣儒修禮樂書實錄繫之洪武二年八  
月以予考之乃吳元年六月事也梁寅孟敬有贈徐一夔大  
章序云吳元年丁未歲詔徵至都大章亦見徵是時上方置

三局一律局二禮局三誥局子備員禮局而大章撰誥文又  
撰張翼翔南梓字記云君以明經舉于鄉今天子將即大位  
寅與君同受詔稽古禮文其云將即位者洪武戊申之前也  
又上陶學士凱書云六月八日伏奉中書省劄付以王命之  
重郡府督迫之嚴即日就道亦指吳元年事此親于其身編  
纂禮書者其言斷不誣矣實錄第載吳元年八月徵江西儒  
士劉于等至京欲官之俱以老病辭各賜帛遣還則于亦以  
吳元年被徵也且劉宗弼者丞直之字丞直于吳元年十月  
官國子司業不應又同遺逸之士至洪武二年就徵也是則  
禮局開設本丁未歲逮己酉楊維禎續至修飾潤色之庚戌  
九月書成命名大明集禮其本末如是實錄經永樂初兩次  
改修漸失其實爾是編五十卷萬曆中先太傳文恪公以禮

部右侍郎掌本部尚書事拜定陵之賜簡端有內府圖書先公亦以私印識卷尾兵火之後予家賜書之存僅此而已

鄭世子樂律全書跋

律呂精義內外編各十卷正論四卷樂律算學新說各一卷此外圖譜一十三部又審定諸家樂書八部合名之曰樂律全書鄭恭王厚烷世子載堉所撰也恭王于嘉靖二十七年建言時政獲罪降爲庶人發高牆禁錮世子席藁門外具橐餽者二十載莊皇帝踐位初赦過復爵由是世子以孝稱又高延陵子臧之節讓國于兄尤人所難能也恭王雅善言樂世子又何文定塘外孫學有元本按律審音察及銖黍歷辨劉歆何妥李照范鎮陳暘蔡元定之失近代若李文利李文察劉濂張啟諸家皆駁其非河間獻王之後言禮樂者莫有

過焉者也

書花間集後

花間集十卷蜀衛尉少卿趙弘祚編作者凡一十七人蜀之士大夫外有仕石晉者有仕南唐南漢者方兵戈倣擾之會道路梗塞而詞章乃得遠播選者不以境外爲嫌人亦不之罪可以見當日文網之疎矣坊板譌字最多至不能句讀此舊刻稍善爰藏之而書其後

書尊前集後

尊前集二卷不著編次人姓氏萬曆十年嘉興顧梧芳鏤板以行僉以謂顧氏書也康熙辛酉冬予留吳下有持吳文定公手抄本告售書法精楷卷首識以私印書肆索直三十金取顧氏本勘之詞人之先後樂章之次第靡有不同始知是

集爲宋初人編輯較之花間集音調不相遠也既還其書因識于顧氏本後

樂府雅詞跋

吳興陳伯玉書錄解題載曾端伯所編樂府雅詞十二卷拾遺二卷子從藏書家徧訪之未獲也既而抄自上元焦氏則僅上中下三卷及拾遺二卷而已繹其自序稱三十有四家合三卷詞人止有此數信爲足本無疑卷首冠以調笑絕句云是九重傳出此大晟樂之遺音矣轉踏之義碧雞漫志所未詳九張機詞僅見于此而高麗史樂志文宗二十七年十一月教坊女弟子楚英奏新傳九張機用弟子十人則其節度猶具所謂禮失而求諸野也道宮薄媚西子詞排徧之後有入破虛催袞徧催拍歇拍煞袞其音義不傳拾遺則以調

編次第曩見雞澤殷伯巖曲周王湛求永年申和孟隨叔言  
作長短句必曰雅詞蓋詞以雅爲尚得是編草堂詩餘可廢  
矣

### 跋典雅詞

典雅詞不知凡幾十冊予未通籍時得一冊于慈仁寺集牋  
皆羅紋惟書法潦草蓋宋日胥史所抄南渡以後諸公詞也  
後予分纂一統志崑山徐尚書請于朝權發明文淵閣書  
用資考證大學士令中書舍人六員編所存書目中亦有典  
雅詞一冊予亟借抄其副以原書還庫始知是編爲中祕所  
儲也旣而工部郎靈壽傅君以家藏抄本詞四冊貽予則尺  
度題牋與予曩所購無異攷正統中文淵閣書目止著諸家  
詞三十九冊而無典雅之名疑卽是書著錄者未之詳爾予

所得不及十之二然合離聚散之故可以感已

書絕妙好詞後

詞人之作自草堂詩餘盛行屏去激楚陽阿而巴人之唱齊進矣周公謹絕妙好詞選本雖未全醇然中多俊語方諸草堂所錄雅俗殊分顧流布者少從虞山錢氏抄得嘉善柯孝廉南陔重鈔之作者百三十有二人第七卷仇仁近詞殘闕目亦無存可惜也公謹自有賓洲漁笛譜其詞足與陳衡仲王聖與張叔夏方駕

書沈氏古今詞譜後

吳江沈光祿伯英審音律罷官歸撰嘯餘譜歌南曲者奉爲圭臬鄉人目曰詞隱先生論者惜其未譜詩餘康熙丁亥春過徐檢討豐草亭見有古今詞譜二十卷檢討思付開雕予



借歸讎勘始而信既而不能無疑焉夫四聲二十八調言樂章者所共知也宮聲七曰正宮曰高宮曰中呂宮曰道宮曰南呂宮曰仙呂宮曰黃鐘宮商聲七曰大石調曰高大石調曰雙調曰小石調曰歇指調曰林鐘商曰越調羽聲七曰般涉調曰高般涉調曰中呂調曰正平調曰南呂調曰仙呂調曰黃鐘調角聲七曰大石角曰高大石角曰雙角曰小石角曰歇指角曰商角曰越角惟變徵不見收按其序固不可紊也沈氏譜首黃鐘乃不分宮羽存正宮道宮而去高宮由是生于黃鐘者混矣存大石去高大石由是生于太簇者闕矣中呂仙呂不分宮調又刪去高般涉南呂黃鐘三調由是生于南呂者混且闕矣至于角聲生于應鐘則全略之吾未得其解也若夫宮調未詳者凡二百七十餘闕沈氏裒爲一卷

附于末徵諸宋史樂志帝賜羣臣酒皆就坐宰相飲教坊奏  
傾杯樂百官飲奏三臺蓋傾杯樂惟林鐘商無之三臺有十  
三調此諸曲所以不同也至若破陣子正宮也朝中措黃鐘  
宮也小重山雙調也萬年歡杏園春菩薩蠻中呂也石州慢  
越調也六州歌頭大石調也太平時小石調也此當分注于  
諸調者也又如正宮有破陣樂雙調有拋毬樂不專林鐘商  
也大石調有清平樂不專越調也歇指調有洞仙歌不專中  
呂仙呂調也中呂調有瑞鷓鴣不專般涉調也仙呂調有齊  
天樂不專正宮也有彩雲歸不專中呂調也林鐘商有風入  
松不專雙調也此百世之下尤難臆斷者也檢討工于詞所  
輯詞苑叢譚流布已久試取詞譜更正之母使四聲二十八  
調之序棼絲不治然後出而鏤板傳于世不亦可乎遂書卷

後歸之

回溪史韻跋

回溪錢諷字正初吾鄉人也所撰史韻四十九卷子嘗見宋時鈔本于京師僅存七冊嫌其殘闕未之錄也歸田之後始大悔之從琴川毛氏長洲何氏訪其所藏合之才十七卷亟寫而存之笥宋人兔園冊類摘雙字編四聲以便簡閱回溪獨采成語有多至三四句者未嘗割裂原文信著書之良法矣天下之寶離者會有合時安知後來所求不適少此十七卷邪

禮部韻略釋疑跋

韻書自陸法言孫愐後經丁度等審定韻略禮部以之頒行惟其略也故孫諤毛晃黃啓宗黃積厚張貴謨等代有廣益

景定間廬陵進士歐陽德隆輯釋疑五卷以便場屋之士隋唐以來之分部未嘗紊也契丹僧行均撰龍龕手鑑三卷本之華嚴三十六字母蒲傳正帥浙西首刊是書而鄭樵六書略以爲聲經音緯韻學始備由是韓道昭之五音集韻黃公紹之韻會舉要東冠以公洽冠以夾而淳祐中劉淵又并二百六部爲一百七部舉隋唐以來之分部舍先民之章程顛倒其倫次羣變而入浮屠氏之學可乎不可乎是編猶未改韻書分部之舊訓必有徵字必有紐何嘗不精且密學者守之以當圭臬作爲詩賦無害于辭勿戾于義斯可矣若必專心四聲七音之微妙然後可以言詩此六一居士所云儒釋不兩能者已萬曆中重編內閣書目云是編嘉熙間四明余天柱曾雕于嘉禾郡齋

書韻府羣玉後

杜工部集有漫與五言絕句九首又七言云老去詩篇渾漫與春來花鳥莫深愁渾漫與者言即景口占率意而作也其後蘇子瞻黃魯直楊廷秀諸公皆襲用之押入上聲語韻姜堯章蟋蟀詞云幽詩漫與笑籬落呼燈世間兒女段復之詞云詩句一春渾漫與紛紛紅紫俱塵土陰時夫輯韻府羣玉亦采入語字韻中蓋自元以前無有讀作漫興者迨楊廉夫作漫興七首妄謂學杜者先得其情性語言必自漫興始而其弟子吳復從而傳會之注云漫興者老杜在浣花溪之所作也漫興之爲言蓋即眼前之景以爲漫成之辭其言語似村而未始不俊此杜體之最難學者自廉夫詩出而世之人遂盡改杜集之舊易與爲興矣時夫韻府學者每笑其舛陋

然猶識字乃知勤于學者雖兔園冊子正未可廢爾

汗簡跋

汗簡六卷略敘目錄一卷周宗正丞書學博士洛陽郭忠恕集七十一家篆法鳥跡科斗畢具其書目多後世罕見忠恕別撰佩觿宋史藝文志並著于錄佩觿有雕本而是編無之子偶得舊抄一冊愛其奇古又一依說文始一終亥次序後附宋虞部員外郎李直方高士鄭思肖跋尾錢唐汪主事立名堅請發雕遂侵諸棗木嗚呼小學之不講俗書繁興三家村夫子挾梅膺祚之字彙張自烈之正字通以爲兔園冊問奇字者歸焉可爲齒冷目張也予也僑吳五載力贊毛上舍宸刊說文解字張上舍士俊刊玉篇廣韻曹通政寅刊丁度集韻司馬光類篇將來徐鍇之說文繫傳歐陽德隆之韻略

釋疑必有好事之君子鏤板行之者庶幾學者免爲俗學所惑也夫

類篇跋

類篇十四卷卷分上中下凡四十二卷附目錄三卷于後先是丁學士度奉詔修集韻奏乞委修韻官別爲類篇與集韻相副施行于是王檢討洙胡學士宿掌光祿禹錫張大理次立范學士鎮司馬學士光先後排纂成書草創于寶元二年十一月至治平四年十二月上之朝洵非易也自秦丞相斯作倉頡篇七章漢閭里書師合中車府令高爰歷太史令敬博學并爲一篇揚雄班固順續之杜林注之永元間汝南許慎說文解字行分別部居凡十四篇始于一終于亥由是梁顧野王撰玉篇宋徐鍇作繫傳咸發明說文之旨治平中類

篇書出推源析流而輕重淺深清濁之變迭用旁求猶不改  
倉頡篇部居之舊先民之規矩略存焉後此而始一終交之  
序莫有講習者矣書成于范氏而進于司馬氏篇首冠以序  
係眉山蘇轍之文為范學士作

書淳化閣帖夾雪本後

淳化閣帖十卷摹自王著等董道詆之謂決磔鈎剔更無前  
人意然當時珍惜特甚藏板御書院惟大臣進登二府者賜  
以一本耳所謂官法帖是也歐陽永叔時板已被焚稱舊本  
為難得況後此又數百年乎夾雪本舊藏顧大理家後歸蔣  
氏宛平劉大夫知鎮江府日購得之其公子攜之濟上歲在  
庚戌觀焉中多闕文補以文氏唐氏所藏本皆遠遜原帖其  
以夾雪名者蝨食其墨以素紙裝之若六花之散于几席也



蓋自棗材既裂後遂櫟以銀鋌世多以此驗其僞真是本裂處以木補之殆在銀鋌未櫟之先賜本之僅存于今者矣法帖之傳于世各有源流可考而吳中黠工每割裂跋尾圖書以眩人耳目雖善鑒者或致疑焉若是帖之見蝕于蝨其文宛轉糾纏字畫無損巧過漏痕釵股龜魚蟲鳥柳蘼之篆即至黠者不能仿其萬一宜有力者所共寶也觀于是而知古人未可輕詆永叔謂其難得是誠知言

題江都王氏家藏閣帖

閣帖棗木傳刻易失其真而世寶之吾鄉天籟閣藏有初搨足本題以千金後經亂失去以予所見函山劉氏夾雪本已闕三卷補以別紙退谷孫氏則僅存二卷而已是本首尾完好獲覩銀鋌未櫟時生面宜爲鶴臯主人真賞也

石刻鋪敘跋

石刻鋪敘二卷宋建昌曾宏父撰卷末有後序書字季卿其敘孟蜀九經及思陵御書石經本末特詳又南渡以後祕閣帖亦詮訂有序按宏父本名惇紹興十三年以右朝散郎知台州府事其以字稱者避光宗諱也臨安書肆陳思輯寶刻叢編援据頗廣顧不及是編予從射瀆就堂上人抄而藏之不啻象犀珠玉之外網得珊瑚木難然

絳帖平跋

鄱陽姜堯章撰絳帖平二十卷子搜訪四十年始抄得之僅存六卷爾記在都下于孫侍郎耳伯所獲觀宋搨絳帖二冊光采煥發令人動魄驚心過眼雲煙至今攬我心也堯章于書法最稱精鑒其言曰小學既廢流爲法書法書又廢唯存

法帖帖雖小技上下千載關涉史傳為多故于是編條疏而考證之一一別其偽真察及苗髮其餘若續書譜楔帖偏旁考保母墓甄皆能伐其皮毛啜其精髓比諸黃長睿王順伯為優抑絳帖摹自劉次莊著有釋文二卷外有黃庭堅跋一卷榮芑釋文并說一卷无名子字鑑二卷而今要不可見矣惜哉

隸續跋

隸續二十一卷范氏天一閣曹氏古林徐氏傳是樓含經堂所藏僅七卷而已近客吳關訪得琴川毛氏舊抄本雖殘闕過半而七卷之外增多一百一十七翻末有乾道三年弟邁後序釋其辭尚有隸韻隸圖而今不得見矣又淳熙六年添差通判紹興軍府事喻良能亦有跋尾稱隸釋二十七卷隸

續十卷既墨于版復冥搜旁取又得九卷則當時刊本亦止一十九卷將毋餘二卷爲隸韻隸圖邪要之闕文難以復完合依婁氏漢隸字源目錄次序取陳氏寶刻叢編所有補之庶幾十得其四五矣

書蘭亭續考後

蘭亭續考二卷錢唐俞松續桑世昌考而著錄也卷中載樵李沈虞卿氏跋五考之宋史無傳至元嘉禾志第書沈揆梁克家榜進士注云侍從顧不書其字金史交聘表大定二十九年閏五月宋遣沈揆韓侂胄來賀登位又不書其官今觀五跋其一云上即大位之初揆以國子祭酒召入都越旬日被命使燕過定武得此本後三年來守吳郡裝爲一卷所云上即大位者光宗也按中興館閣續錄題名揆字虞卿嘉興

人紹興三十年進士淳熙十年七月以祕書少監兼國史院  
編修官十一年十一月進祕書監十四年五月爲祕閣修撰  
江東運副紹熙四年以權吏部侍郎兼實錄院同修撰而正  
德姑蘇志守令表揆以中大夫祕閣修撰紹熙二年六月任  
四年二月除司農卿合虞卿跋及諸書勘之虞卿之歷官本  
末略具矣續考又載魯長卿氏藏有蘭亭會妙卷伊孫之茂  
字伯秀別字雪村跋其尾稱兒時侍先祖龍舒府君坐膝上  
觀此今已七十年不覺感愴按周益公必大撰朝請大夫海  
鹽魯譽墓碑伯秀得附書名跋言龍舒府君者大夫長子承  
議郎通判舒州可簡也虞卿好古魯氏會妙卷後亦歸之此  
伯秀有感愴之言要之兩公跋語皆條暢不類董道輩之晦  
澀詩所云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者非與吾鄉張元成嘉

禾志不傳至元所修失之太簡其後柳琰鄒衡趙瀛劉應鈞排纂舊聞日就放失文獻無徵尚論者徒深浩歎而已因覽俞氏書有感識于卷末

寶刻叢編跋

宋史藝文志載宋敏求有寶刻叢章三十卷拾遺三十卷度南渡後已失傳臨安書肆人陳思所撰寶刻叢編二十卷頗中條理金石文跋藉其會粹卷中隸續諸條予嘗取以補原書二十一卷之闕當南渡之後君臣無意復讎編地志者若祝穆王象之潘自牧之徒河淮以北陷蕃州郡志不復載思獨博采九域圖經所遺一一識之其識高于朝士一等矣

盛熙明法書考跋

法書考八卷元盛熙明撰虞揭歐陽三鉅公序之熙明龜茲

人家豫章嘗游四明著補陀洛迦山考詩言滄洲到處即為  
家是已以近臣薦備宿衛為夏官屬斯編創于至順二年進  
于元統二年其文約其旨該不意九州之外乃有此人

跋名蹟錄

崑山朱珪精于篆刻一時碑版多出其摹勒因取平生所刻  
文字一一志之曰名蹟錄凡六卷附以贈言一卷其第五卷  
載盧熊所撰遷善先生郭君墓志銘郭君名翼字義仲善七  
言近體詩人號郭五十六虞山錢尚書列朝詩集入之明人  
之列且云洪武初徵授學官度不能有所自見怏怏而卒不  
知翼卒于至正二十四年七月熊志可據其為訓導仕于元  
也尚書以史學自負絳雲樓之火人咸惜其國史遭燬由郭  
君本末推之則考證失真又多主門戶之見假令書就未必

稱信史爾

衍齋印譜跋

漢官私印俱用撥蠟鑄其後象犀碑礫瑪瑙取材愈廣至王元章始易以花乳石于是青田稷下里羊求休所產皆入鑿琢矣吾宗衍齋自漢以來搜羅甚博而審取其尤者作譜五冊以視復齋嘯堂所收不啻一粟之比千困也衍齋好古孜孜如不及繼此必倍蓰于是衰年可假當再跋之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三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四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跋三

書周髀後

班固志藝文周髀不著于錄商高姓名古今人表無聞焉然蔡邕謂其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則漢季已有其書隋經籍志載周髀一卷趙嬰注又注一卷甄鸞重述又圖一卷唐志益以李淳風注釋一卷崇文院總目中興館閣書目均有之宋志又益李籍音義一卷而釐周髀作二卷此今本流傳惟音義別爲一卷其餘悉合爲一矣高之言曰笠以寫天青黑爲表丹黃爲裏而陳子之告榮方曰天象蓋笠地法覆槃主蓋天之說者也隋唐志均書趙嬰注而今本卷首題

趙君卿字宋嘉定中知汀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括蒼鮑澣之作序疑唐以前有趙嬰之注而本朝則有趙爽之本君卿其字也又疑趙嬰趙爽止是一人今觀君卿注每自稱其名曰爽殆非隋唐志之舊注矣鸞北周司隸校尉淳風唐太史令籍宋承務郎祕書省鈎考算經文字

靈臺祕苑跋

靈臺祕苑本北周明帝詔太史中大夫新野庾季才叔奕撰書成凡一百二十卷隋志一百十五卷今止存十五卷本目錄後有編修官司天監于大吉中官正權判司天監丁洵同看詳官奉議郎輕車都尉歐陽發看詳官翰林學士承議郎提舉司天監公事上騎都尉劇縣開國男王安禮姓名蓋宋自太平興國而後私習天文者有厲禁天文推測之術不欲

使民知之季才完書必多與義諸人奉勅芟削而僅摘其一若作酒醴去其漿而糟醅在矣

乙巳占跋

乙巳占七卷唐太史令李淳風撰唐志作十二卷陳氏書錄解題作十卷則予家所藏非完書矣星野之說以在天二十八宿分十二次在地十二辰配十二國由是九州各有分星言天者尚之而是書兼引詩推度災咎鄘等十三國各有天宿又引洛書凡禹貢諸山以岍爲角以岐爲亢以荆山爲氏壺口爲房雷首爲心太岳爲尾砥柱爲箕析城爲斗王屋爲牛太行爲須女恒山爲虛碣石爲危西傾爲室朱圉爲壁烏鼠爲奎太華爲婁熊耳爲胃外方爲昴桐柏爲畢陪尾爲觜蟠冢爲參荆山爲井內方爲鬼大別爲柳岷山爲星衡山爲

張九江爲翼敷淺原爲軫其義不見于歷代國史天文志亦足以廣異聞書以示門弟子

天文鬼料竅跋

言天文者有鬼料竅一冊繪昏旦中星爲圖述躔次于後相其書名有類乎必緯而無瑰異怪奇之說昔者巫咸以黃燕紀星甘德以黑燕紀星石申以赤燕紀星參差莫準得此約而能該不難羅二十八宿于心胷矣

書宋寶祐會天曆後

右宋寶祐四年會天曆保章正荆執禮譚玉靈臺郎楊旂相師堯判太史局提點曆書鄧宗文等算造具注頒行是歲在丙辰元日立春田家諺所云百年罕遇者也按會天曆初名顯天淳祐十二年太府寺丞張湜祕書省檢閱林光世同師

堯玉等推算略見于宋史律歷志既而寶祐改元定名曰會天於是尤學士焞被命作序原授時之典歲頒曆于萬國鏤板印行莫可數計然歲既更無復存焉者馬氏經籍志載金人大明曆正以其不易得也是本爲崑山徐閣老公肅甫所藏予假之編修道積錄其副按南渡以後自統元至會天曆名凡七改惟會天史稱闕其法試繇丙辰一歲推之曆家可忖測而得其故已

太平寰宇記跋

太平寰宇記二百卷目錄二卷宋朝奉郎太常博士樂史撰康熙癸亥抄自濟南王祭酒池北書庫闕七十餘卷後二年復借崑山徐學士傳是樓本繕寫補之尚闕河南道第四卷江南西道第十一至十七卷聞黃岡王少詹購得上元焦氏

所藏足本及詢之則卷數殘闕同焉是編稽之國史多有不合殆取諸稗官小說者居多不若九域志輿地記之簡而有要也

宋本輿地廣記跋

亡友仁和吳志伊以經史教授鄉里束修所入就市閱書善價購而藏之歐陽忞輿地廣記其一也志伊既卒于官書多散失是書偶歸予插架顧闕首二卷徐尚書總裁一統志請權發文淵閣故書以資考驗是編首二卷存焉予亟傳寫遂成完書重是亡友物不輕假人每一展讀尚如手新觸也忞爲廬陵族孫書成于政和中先之以禹貢九州而秦而漢而三國而晉而唐而五代首舉其大綱序之曰以今之州縣而求于漢則爲郡以漢之郡縣而求于三代則爲州三代之九

州散而爲漢之六十餘郡漢之六十餘郡分而爲今之三百餘州雖其間或離或合不可討究而吾胸中蓋已了然矣故其沿革有條有理勝于樂史太平寰宇記實多後此志輿地者中原不入職方殘山剩水僅述偏安州郡至于元始修大一統志而其書罕傳益以徵是編之當寶惜也

桂林風土記跋

桂林風土記唐光化二年融州刺史莫休符撰新唐書藝文志作三卷今祇存一卷閩謝在杭小草齋所錄舊藏徐惟起家卷尾稱獲諸錢塘沈氏是洪武十五年抄傳雖非足本中載張固盧順之張叢元晦路單韋瓘歐陽臚李渤諸人詩采唐音者均未著于錄洽聞之君子亟當發其幽光者也

續錦里耆舊傳跋



子年來思注歐陽子五代史記求野史于蜀若毛文錫前蜀  
記事二卷董淳後蜀記事三卷李昊蜀書二十卷張彭錦里  
耆舊傳一卷俱佚不傳僅存者張唐英蜀檇杙十卷今止二  
卷若勾延慶續錦里耆舊傳三卷恐亦非完書也延慶字昌  
裔成都人官應靈縣令書成于開寶二年起咸通九年迄乾  
德三年一名成都理亂記卷中載李昊降表及從降三十二  
人入除目者二十六人李順王均劉旰作亂亦略載之可以  
資采獲者惜太常博士張約序已亡之矣

書夢華錄後

東京夢華錄十卷幽蘭居士孟元老撰紹興丁卯自爲之序  
琴川毛氏曾刊入津逮祕書然失去淳熙丁未浚儀趙師俠  
介之後序是編爲弘治癸亥雕本亞中大夫汴人賈宗仲原

兼有跋尾蓋周藩儀賓也

書成都文類後

安吉袁說友起巖中木待問榜進士除祕書丞歷寶文閣學士通議大夫四川安撫制度使兼知成都軍府事輯漢以下迄宋淳熙蜀人詩文釐爲五十卷目曰成都文類書成于慶元五年自爲之序分門十一頗爲詳整楊文憲公慎全蜀藝文志所由本也自楊氏志行而袁氏之文類度之高閣矣予從海鹽陳氏得刊本重裝而藏之說友官于蜀後入爲吏部尚書嘉泰二年八月同知樞密院事三年正月參知政事九月罷相見宰輔編年錄

書熙寧長安志後

韋述東西京記世無完書宋敏求本之撰河南長安二志世

稱其該洽長安志舊有雕本字畫麗惡斯編借錄于汪編修  
文升善本也惜乎河南志不復可得爲之憮然金風亭長彝  
尊識

跋元豐九域志

九域志十卷元豐中丹陽王存正仲被旨與曾肇李德芻共  
撰曩見宋槧本于崑山徐氏失四京第一卷次卷亦多闕文  
特府州軍監縣均有古跡一門蓋民間流行之書而此則經  
進本也故晁公武讀書後志有新舊九域志之目其進表上  
陳文直筆核洵不媿乎其言者宋槧字小而密斯則格紙軒  
朗便於老眼覽觀極爲可喜抄而插諸架德芻別有元豐郡  
國志三十卷圖三卷載宋藝文志小長蘆八十一老人彝尊  
手識

淳熙三山志跋

閩中多藏書家康熙壬子過福州訪梁丞相三山志無有也後三十年覩武進莊氏書目有之借觀不可得又六年而崑山徐學使章仲以白金一鎰購之予遂假歸錄焉書凡四十二卷丞相自爲之序志閩地者晉有陶夔唐有林諲宋有林世程諸書均佚是編亦罕流傳以三山士夫未著錄者一旦有之足以豪矣特其體例附山川於寺觀之末未免失倫然十國之事可徵信者多有出于黃氏八閩通志王氏閩大紀何氏閩書之外學者所當博稽也

書新安志後

古文至南宋日趨于冗長獨羅鄂州小集所存無多極其醇雅所撰新安志簡而有要篁墩程氏取其材作文獻志此地

志之最善者予年八十始抄得是書每勸新安富家開雕終鮮應者甚矣今人之不好古也

景定建康志跋

建康志五十卷宋景定中承直郎宣差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司幹辦公事武寧周應合撰歲在戊午春予留白下亡友周雪客語予曾覩是書闕本訪之三十年未得也今年秋九月過曹通政子清真州使院則插架存焉亟借歸錄之應合淳祐間舉進士嘗爲實錄院修撰官以上章劾賈似道謫通判饒州自号溪園先生康熙丁亥十一月竹垞七十九翁彛尊書

咸淳臨安志跋

南宋咸淳四年中奉大夫權戶部尚書知臨安軍府事縉雲

縣開國男處州潛說友君高葺正府志增益舊聞凡一百卷  
子從海鹽胡氏嘗熟毛氏先後得宋槧本八十卷又借抄一  
十三卷其七卷終闕焉宋人地志幸存者若宋次道之志長  
安梁叔子之志三山范致能之志吳郡施武子之志會稽羅  
端良之志新安陳壽老之志赤城每患其太簡惟潛氏此志  
獨詳合以吳越備史中興館閣錄續錄都城紀勝武林舊事  
夢梁錄大滌洞天志庶幾文獻足徵惜後之作通志者目未  
覩此以致舊聞放失可歎也夫

夢梁錄跋

曩從古林曹氏借抄夢梁錄係楊禮部南峰節文止得十卷  
後留京師聞棠村梁氏有足本其卷倍之亟錄而藏諸笥歲  
辛巳寓居昭慶僧樓取而卒讀之嫌其用筆拖沓不知所裁

未若泗水潛夫武林舊事之簡而有要也雖然自曾端伯編類說朱藏一編紺珠集陶九成編說郛皆千百而取一說部之完書存焉者寡矣因贊徐舍人鏤板于吳下小長蘆彝尊書

至元嘉禾志跋

嘉禾志三十有二卷至元中經歷單慶延郡博士徐碩纂輯成書序之者郡人郭晦唐天麟也嘉禾之有志肇自宋淳熙間郡守張元成延聞人伯紀修之既而岳珂來守郡復延鄉先輩關棡表卿續修因珂改調中輟僅存五卷是書蓋踵棡舊本而增益之者棡分門二十五碩廣之凡四十三而官師治蹟經籍目錄俱闕焉又吳越錢氏建國曾改秀州為開元府乃是編不載未免失之踈略然所采碑碣題詠居全書之

半舊章藉以考證足快于心矣碩他無表見晦舉宋淳祐十年方逢辰榜進士天麟字景仁寶祐四年文天祥榜第四甲進士自稱納軒叟居嘉禾軒

寰宇通志跋

寰宇通志一百一十九卷景泰中奉勅撰總裁五人文淵閣大學士泰和陳循東閣大學士揚州高穀東鹿王文翰林院學士泰和蕭鎡左春坊大學士淳安商輅纂修四十有二人左春坊大學士安福彭時右春坊大學士吉水劉儼翰林侍講學士上元倪謙秀水呂原左春坊左諭德莆田林文司經局洗馬永新劉定之安福李紹右春坊右中允莆田柯潛翰林院修撰杞縣孫賢左春坊左贊善長寧周洪謨右春坊右贊善華亭錢溥左司直郎省州萬安香河李泰翰林院編修



蘭縣黃諫長洲陳鑑博野劉吉壽光劉瑯□□曹恩仁和王  
獻盧龍劉宣錢塘童緣檢討曹縣李本□□馬昇巴縣江朝  
宗中書舍人兼司經局正字順天趙昂庶吉士瓊山丘濬盧  
氏耿裕安福彭華劉鈺涿州牛綸滄州孟勲仁和何琮潛山  
吳禎興化嚴淦泰和尹直番禺陳政順天甯珍馮定上元金  
紳壽光黃甄餘姚夏時長壽王寬書成以景泰七年五月具  
表進景陵親序之鏤板內府頒示中外先是洪武三年命儒  
士魏俊民黃箴劉儼丁鳳鄭思克鄭權六人編類大明志書  
迨二十八年復命廷臣修飾刊行此通志之權輿也裕陵復  
辟以其書汎濫勅儒臣約爲一統志天順五年帝亦爲之序  
自一統志頒行而通志不復流布民間儲藏者寡矣總裁纂  
修諸員雖得附書于邠戾王紀獨曹恩馬昇二人香山黃才

伯翰林記題名遺之因具書姓氏冀洽聞之君子補書其籍貫焉

跋虎丘詩集

虎丘詩集一卷明初吳人王賓所錄吾鄉項氏萬卷樓藏書也集中載邾經詩云虎丘山前新築城虎丘寺裏斷人行呂敏詩云山上樓臺山下城朱旗夾道少人行曾朴詩云闔閭豕上見新城無復行人載酒行考其歲在至正丁酉淮張用兵日也董其役者爲周南老故其詩云白髮趨公役驅馳上虎丘又云四疊新城繞澗隈劔池池上碧崔巍而柳貫詩亦云半山青處作崇墉其後志吳地者多未之及由是虎丘築城吳人鮮有知之者己子嘗步山後見遺址尚存特未悉山南何以爲界大都鶴澗以南卽城外地也又山本晉司徒王

珣宅隋時舍利記珣宅有琴臺釋道宣載于廣弘明集而府縣志俱遺之古蹟之蕪沒者蓋已多矣賓字仲光經字仲誼敏字志學朴字彥魯南老字正道貫字道傳

正德重修金山寺志跋

葬師言禍福多本于郭景純之葬經然試與百人分謀之無一人同者所云龍穴沙水向背如杓鑿齟齬之不相入其說業已難擇加以日者配以年神方煞吉神祇百二十凶神倍之規避實難以是不克葬者多矣世傳景純墓在金山足過于詭奇沈啓南詩氣散風衝豈可居先生埋骨理何如日中數莫逃兵解世上人猶信葬書如叩晨鐘寐者可以發深省矣日本中心叟墓前無地拜兒孫一語亦足發笑詩載廬陵胡經用甫金山志志成于正德辛巳文待詔徵仲序之

書土官底簿後

土官底簿二冊未詳撰人姓氏海鹽鄭氏藏書也按禹貢三百里蠻書旅獒周官禮職方氏戴記明堂位稱八蠻爾雅稱六蠻其種曰黎曰玃曰伶曰獠曰徭曰獯各有大姓爲之雄長明制仿元舊事分設官吏立宣慰招討安撫長官四司雲南百五十一員廣西百六十七員四川二十四員貴州一十五員湖廣五員廣東一員初隸驗封後以其半隸武選嘉靖中申明舊典隸驗封者布政司領之隸武選者都指揮使領之文武相維羈縻有術雖間有不靖旋即削平滅澤霑濡久而漸知嚮學若黔之宋氏昆友滇之木氏祖孫各著詩文刊有私集以雅以南昧任侏離明之聲教遠矣予在史館勸立土司傳以補前史所未有毛檢討大可是予言撰蠻司合志

因以是編資其采擇焉

安南志略跋

安南志略二十卷國人奉議大夫僉歸化路宣撫司事慶州  
黎翦景高撰序之者十有一人廣平程鉅夫魏郡元明善安  
陽許有壬廬陵龍仁夫歐陽原功與焉翦亦自爲之序漢自  
設交州日南九真三郡歷代沿革不同翦參攷史傳能詳其  
山川風土人物及書命之往復軍旅之出入篇章之酬和一  
一悉之蓋自內附後閑居漢陽得以優游著述宜爲諸公合  
辭贊美也翦于泰定中游廬山著游記三卷惜乎吾不得而  
見之矣天曆中修經世大典大學士何榮曾以志略上進詔  
付書局乃作安南錄一卷附入今經世大典已無存予從海  
鹽鄭氏抄是書恨譌字太多豕三虎六疑難盡釋安得更求

善本是正之

越嶠書跋

越嶠書二十卷宜山李文鳳廷儀撰安南自元黎蒞輯志略後又百餘年建置沿革廢興之由未有成書紀載文鳳特爲詮次有倫有要外史邦國之志斯稱善矣序言其國主有二名正名以祀天地神祇僞名以通中國示邦人以不臣文鳳因具書之或訝其君臣之黠雖然人可欺乎適足形其至愚而已文鳳中嘉靖壬辰進士歷官雲南按察司僉事

書高麗史後

高麗史世家四十六卷志三十九卷表二卷列傳五十卷目錄二卷合計一百三十九卷國人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鄭麟趾等三十

二人編纂以明景泰二年八月表進并鏤板行于國觀其體  
例有條不紊王氏一代之文獻有足徵者卷中樂志歌辭率  
本宋裕陵所賜大晟府樂譜若輿服志載蒙古俗剃頂至額  
方其形留髮其中謂之開剃忠烈王四年二月令境內皆服  
上國衣冠開剃十六年九月百官始著笠朝謁此元史所不  
載至若庚申君遁走沙漠之後君臣事迹不得而詳高麗間  
猶通使稱爲北元北元主奔應昌以洪武三年庚戌四月殂  
落國人追謚曰惠宗即順帝也其子嗣立以餘兵走和林十  
年丁巳遣使至高麗行宣光年号國人不允後二年又遣僉  
院甫非告紀年天元辛禍遣永寧君王彬往賀相傳立十一  
年而殂北元謚爲昭宗者也凡此明之載籍皆隱而不書藉  
其史略存事迹後之論世紀年者所當述也

又

靖難君臣改修明太祖實錄因方孝孺而其父克勤循吏也  
乃沒其實黃觀景清修書傳會選而削其名且誣方先生叩  
頭乞哀觀于鄭麟趾高麗史夢周圍李成桂不克爲芳遠所  
殺芳遠猶知贈官易名麟趾等亦直書其事是篡竊之芳遠  
賢于長陵而下國之史官勝于楊士奇輩多矣可歎也夫

書海東諸國紀後

屬國惟高麗有史有通鑑有史略其次則安南國人有志略

若日本之東鑑

即吾妻鏡

鳥言侏離辭不能達往時亡友鍾廣漢

撰歷代建元考自生民以來迄于明外極重譯凡有僭号靡  
不書之既獲東鑑喜劇著之于錄然東鑑止紀其國八十七  
年事中間闕漏尚多予晚得朝鮮人申叔舟海東諸國紀雖



非完書而此邦君長授受改元由周至于明初珠連繩貫因  
取以補廣漢遺書至其分壤之廣八道六十六州若聚米于  
前山川在目比于張洪薛俊侯繼高李言恭鄭若曾所述尤  
瞭如指掌矣叔舟字汎翁仕朝鮮官至議政封高靈君書成  
于成化七年十二月

跋吾妻鏡

吾妻鏡五十二卷亦名東鑑撰人姓氏未詳前有慶長十年  
序後有寬永三年國人林道春後序則鏤版之歲也編中所  
載始安德天皇治承四年庚子訖龜山院天皇文永三年七  
月凡八十有七年歲月日陰晴必書餘紀將軍執權次第及  
會射之節其文義鬱轆又點倭訓于旁繹之不易而國之大  
事反略之所謂不賢者識其小者而已外藩惟高麗人著述

往往流入中土若鄭麟趾高麗史申叔舟海東諸國紀以及東國通鑑史略諸書多可攷證日本職貢不修故其君長授受次第自奮然所紀外相傳頗有異同臨淮侯李言恭撰日本考紀其國書土俗頗詳而國王世傳未明晰合是編以勘海東諸國紀則不若叔舟之得其要矣康熙甲辰獲覩是書于郭東高氏之稽古堂後四十三年乃歸插架惜第六第七二卷失去慶長十年者明萬曆三十二年寬永三年者明天啓四年也

跋洪遵翰苑羣書

翰苑初入供事吏手持張閣老位詞林典故翰苑須知二編以見卷中引書五品不遜之語覽者以爲笑端予旣爲史官思別撰一書自分職以來訖于明崇禎之季恒囊書入直曉

夜抄撮積一十四冊擬刪其重複補其闕遺題曰瀛洲道古  
錄會遭院長彈事未果會粹成書然歸田後每扁舟近游未  
嘗不攜之藤笈也晚得孫逢吉職官分紀陳騃中興館閣錄  
續錄元王士點元祕書志頗快于心近又得洪遵翰苑羣書  
足本于是詞臣之典故略備惜乎老矣目眊耳聾無能甄綜  
歎有願之不吾遂也爰記憶所錄書目授之門弟子溧陽黃  
夢麟海寧查昇楊中訥高郵吳世燾婁縣姚弘緒長洲汪士  
鉉武進錢名世寶應喬崇烈侯有志者輯成之康熙丙戌陽  
月竹垞老人書

崇文書目跋

崇文總目六十六卷予求之四十年不獲歸田之後聞四明  
范氏天一閣有藏本以語黃岡張學使按部之日傳抄寄予

展卷讀之祇有其目當日之敘釋無一存焉樂平馬氏經籍考述鄭漁仲之言以排比諸儒每書之下必出新意著說嫌其文繁無用然則是書因漁仲之言紹興中從而去其序釋也書籍自劉略荀簿王志阮錄以來不僅條其篇目而已必稍述作者之旨以詔後學故贇七略者或美其剖判藝文或稱其略序洪烈其後殷淳則有序錄李肇則有釋題必如是而大綱麤舉若盡去之是猶存虎豹之鞞與羊犬何別歟唐志十九家宋志六十八部今存者幾希賴有是書學者獲覩典籍之舊觀歐陽子集收總目敘釋一卷餘則馬氏志間引之辭不費而每書之本末具見法至善矣漁仲徒恃已長不爲下學後覺之地此謂君子一言以爲不知者也

跋中興館閣錄續錄

中興館閣錄十卷分九門一沿革二省舍三儲藏四修纂五  
撰述六故實七官聯八廩祿九職掌淳熙四年秋秘書監天  
台陳騏叔進所撰序之者丹稜李燾心父也續錄亦十卷則  
嘉定三年館閣重行編次後人次第補錄迄于咸淳者二錄  
予抄自上元焦氏惜非完書然官聯尚存以之續洪氏羣書  
下及王氏商氏之祕書志黃氏之翰林記先正入官之倫序  
麇可紀述無憂文獻之不足徵矣

書元祕書監志後

元祕書監志十一卷著作郎東平王士點繼志著作佐郎曹  
州商企翁繼伯同撰所載詔旨公移多用國書文以是流傳  
者罕然一代之典故存焉卷中題名有張應珍以至元三十  
年十二月由從事郎歷祕書監丞大德八年六月遷祕書少

監九年十月乃更姓名曰吳鄴而吉安府志稱鄴永新人宋末兵亂避仇轉徙山西元駙馬都尉高唐郡王闊里吉思嘗從之質疑刊其書于平陽路志遂附之宋遺民之列不知其仕于元革命之初士之出處殊塗不可以紊有是編足以證府志之誤矣

文淵閣書目跋

文淵閣書目編自正統六年六月著錄者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翰林院侍講學士馬愉侍講曹鼎也其目不詳撰人姓氏又不分卷俾觀者漫無考稽此牽率之甚者已按宋靖康二年金人索祕書監文籍節次解發見丁特起孤臣泣血錄而洪容齋隨筆亦云宣和殿太清樓龍圖閣所儲書籍靖康蕩析之餘盡歸于燕元之平金也楊中書

惟中于軍前收伊洛諸書載送燕都及平宋王承旨構首請  
輦送三館圖籍至元中又徙平陽經籍所于京師且括江西  
諸郡書板又遣使杭州悉取在官書籍板刻至大都明永樂  
間勅翰林院凡南內所儲書各取一部于時修撰陳循督舟  
十艘載書百櫝送北京又嘗命禮部尚書鄭賜擇通知典籍  
者四出購求遺書皆儲之文淵閣內相傳雕本十三抄本十  
七蓋合宋金元之所儲而匯于一縹緗之富古未有也攷唐  
宋元藏書皆極其慎重獻書有賚儲書有庫勘書有人曝書  
有會至明以百萬卷祕書顧責之典籍一官守視其人皆貨  
生不知愛重而又設科專尚帖括四子書易詩第宗朱子書  
遵蔡氏春秋用胡氏禮主陳氏愛博者窺大全而止不敢旁  
及諸家祕省所藏土苴視之盜竊聽之百年之後無完書矣

迨萬曆乙巳輔臣諭內閣勅房辦事大理寺左寺副孫能傳中書舍人張萱秦焜郭安民吳大山校理遺籍惟地志僅存亦皆嘉隆後書初非舊本經典散失寥寥無幾萱等稍述作者之旨較正統書目大爲過之惜已無足觀徒爲有識者歎惜而已

跋重編內閣書目

內閣重編書目八卷萬曆三十三年大理寺副孫能傳中書舍人張萱秦焜郭安民吳大山奉內閣諭令校理能傳等稍疏諸書大略合乎晁氏陳氏之旨今以正統六年目錄對勘四部之書十亡其九惟地志差詳然宋元圖經舊本並不登載著于錄者悉成弘以後所編是則內閣藏書至萬曆年已不可問重編之目殆取諸刑部行人司所儲錄之以塞責爾



鳴呼設一典籍掌十萬冊之書立法苟且已甚以楊士奇之得君且奉詔編書目可以言而不言其罪尚可逭哉

南京太常寺志跋

曩海寧談遷孺木館于膠州高閣老弘圖邸舍閣老導之借故冊府書縱觀因成國權一部掇其遺爲棗林雜俎中述孝慈高皇后無子不獨長陵爲高麗碩妃所出而懿文太子及秦晉二王皆李淑妃產也聞者爭以爲駭史局初設彛尊嘗以是質諸總裁前輩總裁謂宜仍實錄之舊今觀天啓三年南京太常寺志大書孝陵殿宇中設高皇帝后主左配生子妃五人右祇碩妃一人事足徵信然則實錄出于史臣之曲筆不足從也漢之文帝自言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于義何傷而奉天靖難記每載長陵上闕下書及宣諭臣民曰朕太祖

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嫡子考妣必並舉壺漿欲掩而迹反露矣志凡四十卷嘉善沈若霖編

書馮尚書元颺題首善書院詩後

萬曆二十九年二月庚午朔天津河御用監少監馬堂進大西洋利瑪竇所貢土物時先文恪公以禮部侍郎掌本部尚書事疏言會典止有西洋瑣里國無所謂大西洋其真偽不可知又寄住二十年方行進貢與遠方慕義獻琛者不同且所貢天主天主母圖既屬不經而行李中有神仙骨夫既稱神仙自能翀舉安得遺骨此韓愈所云凶穢之餘不宜令入宮禁者也乞速勒歸國勿許潛居兩京與內監交往以致別生支節眩惑愚民疏進不報迨天啓初元鄒忠介馮恭定同官都察院都人建首善書院于大時雍坊爲講學之所二年

御史倪文煥詆爲僞學是歲毀先聖粟主燔經籍于堂中踣其碑西洋人湯若望以其國中推步之法證大統曆之差徐宮保光啓篤信之借書院作曆局遂踞其中更名天主堂書院廢而逆祠建矣誦馮公詩足當詩史

跋綏寇紀略

梅村吳先生以順治壬辰舍館嘉興之萬壽宮方輯綏寇紀略以三字標其目蓋倣蘇鶚杜陽編何光遠鑑誠錄也一曰澠池渡二曰車箱困三曰真寧恨四曰朱陽潰五曰黑水擒六曰穀房變七曰開縣敗八曰汴渠墊九曰通城擊十曰鹽亭誅十一曰九江哀十二曰虞淵沉于時先生將著書以老矣越歲有迫之出山者遂補國子祭酒非其志也久之其鄉人發雕是編僅十二卷而止虞淵沉中下二卷未付棗木傳刻

焉明史開局求天下野史有旨勿論忌諱盡上史館于是先生足本出予抄入百六叢書歸田之歲爲友人借失後十八年從吳興書估購之恍如目接先生之聲歎也綏寇之本末言人人殊先生聞之於朝雖不比見者之親切終勝草野傳聞庶幾可資國史之采擇者與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四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五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跋四

胡氏皇王大紀跋

孔子序書斷自堯典始屈平之言曰邃古之初誰傳道之而  
譙周蘇轍撰古史梁武帝撰通史胡衛撰通史緣起羅泌撰  
路史言之不盡出于雅馴兼不盡傳惟五峰胡氏所述皇王  
大紀八十卷自盤古氏迄周赧王舉二千餘歲事廣摭史傳  
以經義貫通之庶幾擇之精而語之詳矣近鄒平馬驕撰繹  
史疑其未見是編而體例頗相似正可並存不廢云胡氏名  
宏字仁仲文定公安國季子嘗謁楊中立于汴京從侯師聖  
于荆門故學有原委書成于紹興辛酉紹定間奉朝命索是

書漕使曾爲鏤版子所儲者明萬曆辛亥重雕本也

書錢氏補漢兵志後

宋懲五代之弊收天下甲兵悉萃京師名曰禁軍開寶入籍十九萬三千不爲不多矣至道增至三十五萬八千天禧增至四十二萬一千慶曆增至八十二萬六千治平以降迄于元豐稍爲裁減尚六十餘萬徽宗將一童貫而禁軍闕額二十四萬靖康之禍按籍止存三萬人而已無一夫可驅之戰者遂以不支高宗將一張浚富平符離之敗棄師累十萬乃莫有正其罪者尚可言兵事乎樂清錢文子見南渡兵食之冗濫也以漢制不失寓兵于農遺意而班史無志因以補之書僅一卷言近而言遠辭約而義該此非低頭拱手高談性命之學者所能括也文子字文季紹熙三年由上舍釋褐出

身以吏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歷宗正少卿退居白石山下自号白石山人故所輯詩傳及是編皆以白石著錄不知者疑是姜夔書誤矣卷首有陳元粹序後有王大昌跋皆其弟子跋稱嘉定中鋟板于淮南漕解子所抄者虞山錢曾藏本也

### 跋後漢書

范氏後漢書初無表志第有十帝紀八十列傳而已故梁剡令劉昭注續漢志序曰范曄良史誠誇衆氏序或未周志遂全闕劉知幾曰其十志未成而死葉適云遷固相踵作書志至范曄廢不復著陳振孫云曄本書未嘗有志劉昭所注乃司馬彪續漢書之八志爾相傳宋孫宣公夔判國子監校勘官書遂以司馬氏志入之范氏書中然昭序有云借舊志注



以補之則不自萌始矣流傳日久讀史者直以為范氏之書  
吁可怪也續漢書已亡八志賴入范書得存今宜別為分卷  
附紀傳之後兼以熊氏表附之則有條不紊一代之史大備  
惜乎未有好事者為此舉也

吳氏兩漢刊誤補遺跋

兩漢刊誤補遺十卷題曰河南吳仁傑撰前有曾絳序後有  
林瀛疏章丘李氏藏書也歲在丙寅亡兒昆田客濟南借得  
之抄以奉予按唐以前讀兩漢書者第有集解音義而已其  
後李善作辨惑顏游著決疑見于新書藝文志至于宋作刊  
誤者四家張泌余靖劉攽其一亡其名氏矣劉氏之書因宋  
仁宗讀後漢書見墾田字皆作懇于是使侍中傳詔中書俾  
刊正之攽為學官遂刊其誤宋志劉氏書凡四卷趙希弁讀

書附志云止二卷西漢東漢各一卷當得其實今吳氏是編本以補劉氏之遺而文多于劉足以徵其博洽也已仁傑字斗南別号蠹隱居士本崑山人其稱河南者舉郡望而然登淳熙進士歷官國子學錄所著樂舞新書鹽石新論及絳序所稱漢通鑑輯編年紀傳之長而去其短者多不傳予所見者古周易論易圖說離騷草木蟲魚疏及此書焉爾

書元趙居信蜀漢本末後

明乎陳壽不忘蜀漢之本心而後可更作蜀漢之史若信都趙氏蜀漢本末一書其持論謂壽進曹魏于正統抑昭烈爲僭國視之與孫權同科是于三國志未嘗絜其長短測其用意之深徒因綱目書法而作者也試取壽之書法一一表出之則不予魏以正統昭烈非僭國蜀與孫權殊科灼然見

矣

### 唐六典跋

唐會要開元二十七年二月中書令張九齡等撰六典三十卷成上之百官稱賀按開元十年起居舍人陸堅被旨修是書帝手寫白麻紙六條曰理曰教曰禮曰政曰刑曰事令以類相從撰錄以進張說知院以委徐堅堅思之經歲規制莫定蕭嵩知院又引韋述始以令式入六司仿周禮六官之制沿革並入注中勅所云法以周官作爲唐典是已其後九齡知院事加陸善經李林甫代九齡加苑咸集賢注記稱二十六年奏草上考新舊唐書九齡以二十四年罷知政事尋謫荊州是進書之日九齡久已去官矣程泰之撰雍錄謂書成于九齡爲相之日進御當在二十四年林甫注成或在二十

七年其說良是今本卷首直冠林甫之名若與九齡無預後學所當考正去小人之銜名而特書文獻所上可也

書孫氏唐史論斷後

唐史論斷三卷宋尚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兼侍讀許州孫甫之翰撰甫以劉昫唐書繁冗失體改用編年法著唐記七十五卷沒後詔求其書留之禁中此則其論斷也廬陵歐陽氏涑水司馬氏睂山蘇氏南豐曾氏交歎美之紹興中曾鏤板南劍州端平間復鐫于東陽郡今則流傳寡矣繹其論議覈而不苛非若尹氏胡氏通鑑發明讀史管見之少可多怪也

唐會要跋

唐會要一百卷宋建隆二年宰相王溥撰進其書本于蘇冕

晁弟弁共纂四十卷楊紹復等續之溥集兩家書廣爲百卷  
卷中恒存蘇氏駁議太祖稱其詞簡而禮備詔藏史閣今雕  
本罕有予購之四十年近始借抄嘗熟錢氏寫本惜乎第七  
卷至第九卷失去雜以他書第十卷亦有錯雜文字九十二  
卷闕第二翻以後九十三九十四二卷全闕安得收藏家有  
善本借抄成完書姑識此以俟

五代會要跋

五代會要三十卷亦建隆初王溥所進予抄自吉林曹氏康  
熙甲戌春復從商丘宋氏借觀江西舊抄本勘對無異編中  
闕紙數翻兩本亦同也五代之亂干戈俶擾其君臣易置若  
傳舍然未暇修其禮樂政刑然當日累朝咸有實錄可采而  
歐陽子作史僅成司天職方二考其餘槩置之微是書典章

制度無足徵矣

莆田陳氏九朝編年備要跋

九朝編年備要三十卷太學生莆田陳均平甫撰均丞相俊  
卿之從孫也前有建安真德秀長樂鄭性之知漳州林邑及  
均自序四篇凡例一卷端平初有上言于朝者下福州取其  
書得初品官編年自司馬公通鑑成書即綱目改裁未見其  
當今所傳陳桎王宗沐薛應旂所輯書類皆謬誤疎略以予  
觀平甫是書簡而有要可謂盡善矣而陳振孫訕之謂其去  
取無法詳略失中未免責人已甚矣康熙乙丑觀耿都尉正  
公插架書發函讀之不忍釋手都尉遂以贈予報以仇實父  
畫山水越二十一年丙戌夏曝書于亭前追憶舊事識之末

簡

眉山彭氏太平治迹統類跋

太平治迹統類四十卷眉山彭百川叔融撰予抄自上元焦文端公家卷帙次第爲裝釘者所亂傭書人不知勘正別用格紙抄錄以致接處文理不屬欲校定甚難然是書儲藏者寡存之笥冀與博聞者審定之

宋學士院中興紀事本末跋

中興紀事本末七十六卷學士院經進始建炎元年五月至紹興二十年十二月南渡君臣時政詳于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茲編紀載有出二書之外者可以資攷證也所載岳鄂王獄具秦檜言飛子雲與張憲書不明其事體必須有韓蘄王爭曰相公必須有三字何以使人甘心惟徐自明宰輔編年錄同之今羣書皆作莫須有

恐未若二書之得其實也

中興通鑑跋

宋中興通鑑一十五卷通直郎國史院編修官劉時舉編史  
嵩之喪父以右相起復時舉為京學生與王元野黃道等九  
十四人太學生黃愷伯金九萬孫翼鳳等百四十四人武學  
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宗學生趙子寰等三十四人上書爭  
之是亦慷慨之士也觀者嫌其太略然以視王宗沐薛應旂  
所撰斯條理過之矣

書李氏續通鑑長編後

省州李文簡公續資治通鑑長編共九百八十卷舉要六十  
八卷隆興元年知榮州先以建隆迄開寶年事一十七卷進  
乾道四年官禮部郎乃以整齊建隆元年至治平四年閏三



月五朝事跡共一百八卷進淳熙元年知瀘州又以治平後  
至靖康凡二百八十卷進淳熙九年知遂寧府重別寫呈并  
舉要目錄計一千六十三卷進今僅存者太祖至英宗朝一  
百七十五卷而已若神宗朝二百二十八卷哲宗朝二百二  
十卷徽宗欽宗朝三百二十三卷乾道中祇降祕書省依通  
鑑紙樣繕寫一部未經鏤板遂失傳宋儒史學以文簡為第  
一蓋自司馬君實歐陽永叔書成猶有非之者獨文簡免于  
譏駁張敬夫比之霜松雪柏生死文字間葉正則謂春秋之  
後纔有此書要非過論也治平以後藉有長編紀事本末存  
略見大旨然見之者罕矣陳氏極王氏宗沐薛氏應旂目不  
覩是書輒續通鑑行世柯氏維騏王氏維儉之改修宋史亦  
然此猶夏蟲不可語以冰松柏之鼠不可語以堂密之有美

縱者也

書宋史張浚傳後

徐秀才善敬可一日語予曰周公謹小人哉張魏公朱子所  
父事何可毀也予曰三代直道之遺也宋之南渡將帥有人  
可以戰可以守自寄閫外之權于浚喪師動數十萬元氣重  
傷譬諸孱夫不能復起矣浚于李綱趙鼎輩則劾之于汪伯  
彥秦檜等則薦之尚得云好惡之公乎至曲端之誅與檜之  
殺岳飛何以異而讀史者務曲筆以文致端有可死之罪不  
過因浚有子講學浚死徽國公爲之作狀天下後世遂信而  
不疑爾袁中郎宿朱仙鎮詩云祠前簫鼓賽如雲立石爭鑱  
弔古文一等英雄含恨死幾時論定曲將軍江進之讀魏公  
傳詩云子聖焉能蓋父凶曲端冤與岳飛同何人爲立將軍

廟也把烏金鑄魏公可謂助我張目者也

書柯氏宋史新編後

宋遼金元四史惟金史差善其餘潦草牽率豈金匱石室之所宜儲柯氏撰新編會宋遼金三史爲一以宋爲正統遼金附焉升瀛國公益衛二王于帝紀以存統正亡國諸叛臣之名以明倫列道學于循吏之前以尊儒歷二十載而成書可謂有志之士矣先是揭陽王昂撰宋史補台州王洙撰宋元史質皆略焉不詳至柯氏而體稍備其後臨川湯顯祖義仍祥符王維儉楨仲吉水劉同升孝則咸有事改修湯劉橐尚未定損仲宋史記沉于汴水予從吳興潘氏鈔得僅存然三史取材紀傳則有曾鞏王偁杜大圭彭百川葉隆禮宇文懋昭編年則有李燾楊仲良陳均歐陽守道禮樂則有聶崇義

歐陽修司馬光陳祥道陳暘陸佃鄭居中張曄職官則有孫逢吉陳騃徐自明許月卿輿地則有樂史王存歐陽忞稅安禮王象之祝穆潘自牧志外國則有徐兢著錄則有王堯臣晁公武鄭樵趙希弁陳振孫類事則有徐夢莘孟元老李心傳葉紹翁呂中馬端臨趙秉善述文則有趙汝愚呂祖謙諸書具在以予淺學亦曾過讀其他宋金元人文集約存六百家郡縣山水志以及野史說部又不下五百家及今改修文獻尚猶可徵予嘗欲據諸書考其是非同異後定一書惜乎老矣未能也

姜氏祕史跋

王莽之閏漢朱全忠之篡唐其罪貫盈而紀年仍書于史燕王取天下于兄子非有積怨深怒乃革除建文君之五年毋

亦太忍也乎紀遜國事者不啻百家大約惑于齊東野人之  
語尤甚者從亡遺筆致身錄也弋陽姜清撰祕史稽之故牒  
以證其非幸書成于致身錄未出之前顧猶信程濟爲有其  
人則亦非信史矣福藩稱制無一善政可紀惟追贈壬午殉  
難諸臣贈官錫謚差快人意第易名多至十人未免失  
之太濫然程濟史仲彬不及焉其勝于刊勝國逸書者多也  
竊怪吾鄉姚御史瑄坐姦黨籍產載于文皇實錄而諸書無  
紀其姓名者又高太常遜志棄官遁永嘉山中窮餓而卒比  
于林右出處未詳者有間右有謚而太常無之是亦闕典也  
已清字源甫弋陽人正德辛未進士官考功司郎中歷尚寶  
少卿

孝宗大紀書後

萬曆二十二年三月允禮部尚書南充陳公于陞之請修國史閣臣議開局聚書分纂于是崇仁吳公道南立正史議志之類二十有二傳之類二十有六吳公領修河渠志而先太傅文恪公分撰孝宗大紀皆附之家集中緣陳公逝其書未果成也古之國史恒以本朝之人述當代之事故文獻足徵光武帝紀定于永平武德貞觀國史成于顯慶宋于兩朝三朝五朝七朝四朝先後撰述榻前論議斯時政有紀柱下見聞斯起居有注類而次之謂之日曆修而成之謂之實錄然後一代之典則備焉明則第有實錄寶訓而已建文革除景泰附錄何以成一代之典章善夫吳公之言曰曾南面者當知史不可滅之義曾北面者當思名必先正之文是惠代二宗帝紀不可不特書也矣康熙己未史局既開以先公大紀

送館幸存其副未幾雕本付搨書手不戒于火因書以付昆田

明史提綱跋

明史開局監修總裁諸公以建文帝本紀書法下問余以宮中火帝崩對同官徐勝力固爭當從遜國羣書具述其事遂任編纂紀成諸公終未以爲然也遜國羣書可信者絕少十九皆作偽無稽尤可怪者從亡隨筆之程濟致身錄之史仲彬欺人欺天莫此甚矣歸田後得涑川范氏明史提綱四十三卷書成于萬曆戊申夏自洪武迄隆慶其書惠宗削遜國二字之非可謂具良史之識者守己中萬曆甲戌進士仕至陝西布政司參議所著書尚有春秋傳二十五卷以證胡傳之訛史刪二十八卷以糾綱目之失惜乎未之見也

書兩朝從信錄後

熹宗實錄成藏皇史宬相傳順治初大學士涿州馮銓復入內閣見天啓四年紀事毀已尤甚遂去其籍無完書論世者頗以兩朝從信錄是徵斯編為秀水諸生沈國元所纂乃二年春會試天下士哲皇帝以首科特簡二輔臣為總裁官隨州何公宗彥先太傅文恪公也國元舍鄉先達不書書顧秉謙果足以傳信乎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五



